

國學小叢書

毛詩楚辭考

兒島獻吉郎著  
隋樹森譯

國學  
叢書

毛詩楚辭考

原著者 兒島獻吉郎  
譯述者 隋樹森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10 2973 6

# 序

毛詩楚辭攷是日本兒島獻吉郎博士所著，原收支那文學雜攷中支那文學雜攷係博士門人所編的他的遺著，內收文章十篇，都各自獨立，並不是一部整書，所以這兩篇也可以單行。

兒島博士是日本有名的漢學家，關於他的生平及著作，本書所附的山田準的支那文學雜攷

序中說得很清楚，譯者不復多贅。他的著作譯成中文的有中國文學通論，（孫俔工譯，商務出版。原名支那文學攷，係由支那散文攷

支那韻文攷及支那諸子百家攷三卷合成。）及中國文學概論，（北新書局有胡行之譯本；商務書館有張銘慈譯本；世界書局有拙譯本，名中國文學。）等書。毛詩楚辭攷可

算是毛詩楚辭的「概論」，頗值得研究文學的人一讀，所以我把它譯出來，貢獻給國內的讀者。博

士的著作，搜集材料至為豐富，條理尤其明晰，至於攷證論斷，也多獨到之處。我想凡是讀過他的中

國文學概論的人大概都知道，無須譯者多說了。

民國二十四年，譯者序。

# 目錄

## 毛詩攷

- 一 毛詩與魯齊韓詩
  - 二 大序小序
  - 三 詩之六義
  - 四 詩之刪定
  - 五 詩之功用
  - 六 三百篇之修辭法
  - 七 三百篇之構成法
  - 八 三百篇之押韻法
- 毛詩楚辭攷 目錄

831.17

881

---

2

## 楚辭攷

- 一 楚辭之真價
- 二 屈原之性格
- 三 離騷一（特質與真價）
- 四 離騷二（段落與脈絡）
- 五 離騷三（造句與押韻法）
- 六 九歌
- 七 九章

（附）支那文學雜攷序

# 毛詩楚辭攷

## 毛詩攷

### 一 毛詩與魯齊韓詩

毛詩之稱，乃對魯詩齊詩韓詩而言。魯詩是魯國申培所傳。齊詩是齊國轅固所傳。韓詩是燕國韓嬰所傳。毛詩是河間毛亨所傳，而毛萇承之，所謂大毛小毛是也。

秦朝的焚書坑儒，是中國文學的一大災厄。而詩書是六經中孔子所雅言者，也最爲秦朝所疾視。誰敢偶語詩書，便要棄市，從這裏就可知道秦之如何仇視詩書了。但是詩經之恢復舊觀，比較書經爲早，這是因爲書經的生命是憑藉竹帛，而詩經的生命，却在於諷誦。漢書藝文志說：「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這話很是。所以書經雖由於伏生的諳誦，僅僅傳下了二十八篇；而詩經則毛亨傳之於六國之際，申培轅固韓嬰毛萇傳之於漢初，他們都是用的諳誦。不過凡事有一利卽有一弊，三百篇之早復舊觀，固然是因爲以諳誦爲主，而四家詩的文字章句，其間不



無多少的異同，也便是因爲諳誦的緣故了。

專修申培所傳的魯詩的，有孔安國王臧趙綰韋賢王式等人；專修轅固所傳的齊詩的，有蕭望之匡衡等人；研究韓嬰所傳的韓詩的，有王吉；研究毛亨毛萇所傳的毛詩的，有鄭衆賈逵馬融鄭玄王肅等。魯齊韓三家的詩，在漢武帝時即已立於學官，而毛詩獨於平帝之末，始列學官。然齊詩亡於東漢，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亡於北宋，獨有毛詩，宋元以後，以至今日，還是橫行天下，這也決非偶然的，因爲毛詩的真價值遠在魯齊韓三家詩之右啊！陳奐在詩毛氏傳疏序中說：「齊魯韓三家詩，多採雜說，與儀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往或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既沒，微言已絕，大道多歧，異端共作，又或借以諷動時君，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之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詩不可廢。」這話是先獲我心的。

在這魯齊韓三家詩已亡的今日，欲論四家的異同與傳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雖是這樣，但如魯齊韓三家詩以關雎爲刺康王晏朝之詩；毛詩則以關雎爲詠后妃之德，叙宜爲文王之好逑的太妣之事；這便比三家詩爲好。其他如韓詩以漢廣爲悅人之詩，以采芣爲「傷夫有惡疾」之詩，以

鷄鳴爲讒人之詩，以鼓鐘爲刺昭王之詩，以賓之初筵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以雲漢爲宣王遭旱仰天之詩，以閟宮爲恤公子奚斯而作者，以那爲美襄公者，而毛詩則曰：「漢廣，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鷄鳴，思賢妃也；」「鼓鐘，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雲漢，仍叔美宣王也；」「閟宮，頌僖公也；」「那，祀成湯也；」從這些地方，也可以知道韓毛兩家的詩序是互有異同且各異其傳統的。又，劉向是楚元王之孫，傳習魯詩，而在他的列女傳中，以采芣爲蔡人之妻作，以汝墳爲周南大夫之妻作，以行露爲召南申人之女作，以那之柏舟爲衛寡夫人所作，以碩人爲莊姜傅母作，以燕燕爲定姜送婦作，以式微爲黎之莊夫人及傅母作，以載馳爲許穆夫人作，像這些，大概都是依據魯詩之序了。魏張揖是習齊詩的，在他的上林賦注中有「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之語，這乃是依據齊詩之序，與毛詩序所說的「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是殊辭而一歸的。

四家之詩，各有其傳統，各有其異同，已如上述，但是他們的優劣，却不容易斷定。所以漢章帝時候，令賈逵撰述齊魯韓詩與毛詩之異同，賈逵雖然把他們的異同撰述了，而對於他們的優劣便難

能論定了。等到鄭玄作箋，取毛傳的地方獨多；及至毛傳鄭箋合刻，毛詩的勢力便把其他三家壓倒了。朱熹雖於毛詩之序，棄而不用，但是經的本文，仍不能不依據毛詩。經元明至清初，陳啓元戴震段玉裁胡承珙馬瑞辰以旻等人皆主毛詩，由此可知毛詩比魯齊韓三家詩的生命獨長了。而皮錫瑞不取毛詩，反去仰慕魯齊韓三家詩，這是何意呢？唉！像他這樣，便是所謂「強執以爲異」者吧？

## 二 大序小序

要打算理解毛詩，不能不依據他的序。詩序是說明作詩的事實與目的的，所以讀詩若不根據詩序，則不能知道作者的主意何在。但是把詩來讀，其表現於文字章句者，有時又未必盡與序中所言者相符合；鄭樵朱熹等人之不取詩序，便是因爲這種原因。不過魯齊韓毛四家，都是傳承孔子及子夏的遺意；他們各張門戶，各成一家，師弟相授受而傳統的尊尙遺經的，所以毛詩有序，韓詩也有序，魯詩及齊詩也有序。四家的序雖然未必一致，但是如像毛詩之序的傳承孔門之遺意一樣，韓詩魯詩齊詩的序，也必是繼承孔門之遺教了。若從詩序所言之不與經文相一致這一點看來，反可認詩序有傳統的價值。所以把大小序一概棄去的朱熹，到他作白鹿洞賦的時候，也有「廣青衿之疑

問」及「樂菁莪之長育」的話，這不還是取毛詩小序的「菁莪樂育人才也」及「子衿學校廢也」之意嗎？

把毛詩的序分爲大序小序，這是我所不取的。而陸德明經典釋文（卷第五）引用舊說，自關雎之序的起始至「用之邦國焉」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至末尾名曰大序。朱熹作詩序辨說，以序中「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爲大序，其餘之首尾爲關雎之小序。這是把一篇文字分爲大序小序的。但是文選取此一篇，題毛詩序，認爲子夏所作，所以可知在蕭統時代，還沒有大序小序的分別。何況說到詩序的作者，則沈重（毛詩義疏）說：「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黃樞（詩解）推廣程頤之說，云：「小序國史之舊題；大序記夫子之言而非夫子之所作；其餘小序則漢儒之說，或雜其間。大序之文溫厚純粹，有繫辭氣象，意者夫子與門人弟子所以論詩者如此，而若子夏之徒，集夫子之言而冠於三百篇之首耳。」這都與文選之把毛詩序認爲子夏所作一樣，是我不能贊同的。然自後漢書儒林傳中有「衛宏作毛詩序」之說；其後隋書經籍志云：「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色；」蘇轍云：「毛詩之序，衛宏之所作，而非孔氏之舊；王安石說：「序乃

詩人所自製；程頤說，「小序國史之舊文，大序之文似繁辭，孔子所作；」王得臣說，「首句孔子所題；」鄭樵說，「大序是當時採詩大史之所題；」王質說，「村野妄人所作；」於是諸說紛紛，無所歸着。若是讓我用一句話斷定此事，那麼既是稱爲毛詩，則這序一定是毛亨所作；假如這序是孔子或子夏所作，則魯齊韓三詩亦必奉戴之而一齊冠於卷首，怎能獨爲毛詩所專有呢？假如詩序是衛宏所作，那麼自漢初以來至後漢衛宏時代，能說這時間之中還沒有詩序嗎？魯齊韓三詩都各有其序，而他們的序，亦未必與毛詩之序相同，所以這序決非孔子或子夏之所作。且謂魯齊韓三詩皆有毛詩獨無序，直等到後漢衛宏時始作序，這話最不可信。若以毛詩之序與其他三家相同，都是自毛萇時代即已流傳，那麼在六國時代，自口頭傳承孔子子夏之遺意的毛亨，必定是創作者了。王肅家語註所說的「子夏所序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也；」這話決不可從。而韓愈曾論及子夏所以不序詩的原因，那是很對的。仁井田南陽之毛詩補傳（舉要）說：「小序首一句古序，當時史官所書；下文則毛公仍子夏之舊補之；衛宏以師授之言，更加潤色；」竹添井井之毛詩會箋說：「序首二語爲毛萇以前所傳古序；以下續申之辭，爲毛萇以後經師所附；」這都拘於大序小序之區別，難免受知一

而不知二之譏了！

### 三 詩之六義

毛詩關雎之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這是祖述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之語的。孔穎達毛詩正義說：「風、雅、頌，詩之異體，賦、比、興，詩之異辭。」風、雅、頌實在是詩的體制及性質上之分類，而賦、比、興則不過是作詩的手段方法。所以六義排列的次序，不作「風、雅、頌、賦、比、興」而作「風、賦、比、興、雅、頌」這是我多年以來的疑問。若說賦、比、興三種作詩手段，僅只應用於風而不敢施於雅、頌，這樣對於風賦比興雅頌的排列次序固然沒有異論了，但是奈何現在雅、頌之中竟有興呢？若說風爲諷刺之義，雅爲正說之義，頌爲形容之義，三者與賦、比、興同爲作詩的手段方法，那麼六義的排列次序雖然也無異論，但是與序中所說的風、雅、頌之定義不相一致，這又奈何呢？所以我對於六義的分類不無憊然了。

詩序中說明風、雅、頌之定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話很不徹底，解釋這個風字，是「風化」之義

還是「風刺」之義，並不分明的；不過我相信與其把風字解作「風化」「風刺」之義，還不如把它解作「風俗」之風爲確當。爲什麼這樣說呢？因爲十五國風的風，並不是「風化」「風刺」之義，而爲「風俗」之風啊！漢書藝文志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禮記王制說：「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這都是把風字解作風俗之風的。而朱熹解釋風字說：「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這便以風爲平民文學了；他更加以說明曰：「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對於詩序一概棄而不取的他，不也是詩序的「風化」「風刺」之說的雷同者嗎？唯鄭玄周禮註有「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之語，這與說風化風教之結果，下成國風民俗者爲近。至於雅、頌，則雅正也；頌容也；而雅多爲朝廷讌饗之樂歌，頌多爲宗廟祭祀之樂歌。朱熹楚辭集註說：「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這便明以風爲平民文學，雅、頌爲貴族文學了。其他如鄭樵之詩辨妄說：「風者出於風土，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

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唯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吳徵之校定詩經叙錄》說：「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焉用之，於會朝焉用之，於享祀焉用之。」這都能說明風、雅、頌的性質。而章俊卿的《詩論》說：「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若夫雅則不然，雅有大小，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復風之體，然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尤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十有六章，章十有二句者，比之小雅，愈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頌則無有諷刺，唯以鋪張勳德爾。」這可謂能自形式上發揮三者之特色了。所以從作者來區別風、雅、頌，則風概爲閭巷士女之作，雅、頌爲公卿大夫之作。從詩體來區別之，則優婉溫柔而意在言外，是風的特徵；明白雅正而正言其事，是雅的特徵；敬虔齊莊而稱揚其功德，是頌的特徵。

賦、比、興的定義，序中雖不曾明言，然如於賦則鄭玄《周禮》註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朱熹《集註》云：「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於比則鄭《註》云：「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

類以言之。」朱註云，「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於興則鄭註云，「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朱註云，「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這都是以賦爲鋪陳之義，比爲比喻之義，興爲興起之義者。他如鄭衆周禮註曰，「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也。」朱子全書曰，「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王昭禹周禮訂義註曰，「直述其事而陳之，謂之賦；以其所類而况之，謂之比；以其所感發而比之，謂之興。」范處義詩補傳曰，「鋪陳其事者賦也；取物爲况者比也；因感而興者興也。」仁井田南陽毛詩補傳曰，「感物以起情，謂之興；借物以喻事，謂之比；興者感發之名，比者譬喻之稱。」可知對於賦、比、興之定義，古來並無異說。但是及至實際上把賦、比、興用在三百篇上，則古註新註，意見各不相同了。例如葛覃，卷耳，草蟲，行露，標有梅等，在毛傳爲興，在朱註爲賦。柏舟，綠衣，谷風，北門，北風，有狐，兔爰，揚之水，鶉羽，有杕之杜等，毛傳以之爲興，朱註以之爲比；像這種地方，真是不遑枚舉。甚且在毛傳爲興，在朱註爲賦的草蟲，行露，標有梅等，龜井昭陽竹添井井皆以之爲比。毛傳朱註都認爲興的鵲巢，殷其雷等，昭陽井井皆以爲比。因此，我認爲賦、比、興的定義不得不改訂了。

尤其在毛傳僅只註興，不注賦比；並且註「興也」的場合，亦僅註首章，第二章以下雖有比賦，亦竟不顧，於是比興之別，遂至混淆而不可復識了。又毛傳中脫漏「興也」二字的地方很多；後人不察，不無妄於毛傳與之意義容疑者。這也是使賦比興的範圍曖昧的原因。況且朱熹對於一首詩，或爲興而比，或爲比而興，或爲賦而比，越發使人沈於疑惑之雲中了。我在這裏下一斷言：賦是純敘述法，比是純比喻法，而興爲半比半賦之章法。何以故呢？因爲興是前半二句用比，後半二句用賦的。所以借那用在前半之物，更在後面敷敘之，則爲比之體；而在後半應敘的事實，把牠從前半即敘來者，則爲賦之體；這便是興的特徵。但是興有二種，不可不知。仁井田南陽之補傳舉要曰：「興有兩例，借物喻事則一也。下文有重言其實者，有接續他事者。」周南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齊詩「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是下文重言其實者也。周南詩「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是下文接續他事者也。即是南陽所說的「重言其實者」是說前半之比與後半之賦，用同一句型的，這是興之正體。所謂「接續他事者」是說一面承前半之意，而一面變其句型，更轉接他事；這是興的變體。且南陽說毛

傳中有把「興也」二字脫落的，他先舉殷其雷、小星、二子乘舟、相鼠、揚之水、羔裘、破釜、伐柯、皇皇者華、無將大車、有駉、泮水十二篇，更舉螽斯、燕燕、鶉之奔奔、將仲子、碩鼠、我行其野六篇；這總算能把興的範圍擴大了。不過他把比與看作相同的東西，說道：「興卽比也。比之在首章者謂之爲興，取感發也；在二章以下者謂之爲比，取譬喻也；故比與興雖有二，其實一也。」這一點，是我所不能左祖的。

#### 四 詩之刪定

在孔子刪定以前的古詩，有三千餘篇；及孔子刪之爲三百篇，常雅言之，以之供興觀群怨之資了。司馬遷史記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是說刪定以前的古詩之數是很多的。但是在論語中數稱「詩三百」，墨子也屢說「詩三百」，這可知孔子以後的詩是三百篇了。假如說自孔子以前，詩卽僅三百篇，所以孔子屢屢稱詩三百，這便是謬見了。何則？既然是孔子自刪爲三百篇，已爲定本，教誨後進，爲什麼還自己躊躇於稱三百篇呢？論者雖或對於刪定以前古詩有三千餘篇這件事懷疑，但是試察周初的列侯如何衆多，自武王至敬王敬王四十年孔子卒，下的泉之時作於敬王之世。年數如何悠久，那麼誰還懷疑三千餘

篇詩爲多呢？荀子儒效篇說，「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不稱偏焉。」呂氏春秋說，「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史記說，「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因此可知武王周公時，周之封國有七十一個；到了成康以後，便增爲四百餘國了。又自武王至平王年數大約是四百年，至敬王的年數是六百四十七年。而天子每五年巡狩一次，則至平王有八十回之巡狩，至敬王有百二十九回之巡狩了。若每次巡狩時自一國中僅採詩一篇，則至平王時從七十一國中可採五千六百八十篇詩，至敬王時可採九千二百三十篇詩了。這怎麼還能懷疑二千餘篇之過多呢？但是自從孔穎達不信太史公的話，說道：「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存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於是宋之鄭樵、朱熹、王柏、吳師道、湛若水之徒，皆疑刪詩之事。清之朱彝尊、趙翼、崔述、李惇等，亦皆辨刪詩說之妄。不過歐陽修及邵雍却都贊同太史公之說。歐陽修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存三百，鄭學之徒，以遷爲謬，予考之，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曰，「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君，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善惡明著者存焉耳。」這兩

家的話都是先得我心的。

### 五 詩之功用

詩的功用很多，不僅只是音樂舞蹈的補助而已。詩書是孔子所雅言者；尤其是詩，更是孔子所最尊重的。「不學詩，無以言」是他訓誨他的兒子鯉的話。「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他警告他的門人的話。他論到詩之功用，說道：「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這是他看出來詩有行政的及外交的效果了。又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又是道破詩的社交的、倫理的及博物的效果了。

詩是言志的東西，虞舜在數千年之前就說過了。詩是流露作者之感情而訴諸讀者之感情的；讀者共鳴於作者之人格，同情於作者之境遇，而同時又可自己反省，自己慰藉自己發憤興起。這是詩的第一種功用。詩人因詩而敘述其情志，發揮其性靈，既是皆出於無邪之思，所以王者欲由詩以觀民風，察國俗；巡狩之際，不僅使太師陳詩，並且還置採詩之官，使之搜集列國的歌謠。這大概是因爲欲審民情之真僞，明政教之得失，移風易俗，實在沒有比詩再好的了。這是文學的政治化而爲詩

的第二種功用。採詩之官，搜集了詩歌，然後保管於司樂之手，樂官把它作成曲譜，被之管弦，以爲音樂，而用之鄉黨，用之邦國，且教授之於大學。周禮所說的「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是也。然則音樂由詩然後產生，所以朱子全書說，「詩出乎志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又說，「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濬曰，「一人之有詩，非必緣樂以作；聖人作樂，非必因詩以興；而詩爲人聲，金石絲竹爲物聲，各有相須之妙。聖人見其然，因之以詩入樂，以樂合詩，而樂與詩乃并之爲一。」又曰，「明是因詩而合樂，非必因樂以作詩也。」這是文學的音樂化而爲詩的第三種功用。受之以政而能達者，詩之功也；使於四方而能專對者，亦詩之功也。子游爲武城宰，以弦歌風化人民，孔子嘗評之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乃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這是文學的行政化而爲詩的第四種功用。且朝聘會同之際，賦詩以見志，是春秋時代的常事，而屢見之於左傳。如晉重耳出奔之秦，秦伯享之，重耳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如魯文公與鄭伯會，鄭伯享

之之時，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賦四月，子家更賦載馳四章，文子復賦采芣四章；又如鄭之六卿餞韓宣子，子蠶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賦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這都是例證。這是文學的外交化而為詩的第五種功用。溫柔敦厚，修養之於內；興觀群怨，發顯之於外；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內則正閨門，經夫婦，外則治邦國，厚人倫。此文學之倫理化者而為詩之第六種功用。且三百篇中，用鳥獸草木蟲魚為詩料的很多；孔子稱詩之效果說：「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便是因此。例如鳥之種類有：

雉鳩 黃鳥 鵲 鳩 雀 燕 雉 雁 鶉 流離 烏 鴻 鷄 鳧 鳩 鴉 鵲  
鳩鳩 鴈 鷓 鴒 倉黃 離 脊令 隼 鶴 鸞 桑扈 鸞 鳶 鴛鴦 鵲 鷓  
鷹 鷲 鸞 鳳凰 桃蟲

獸之種類有

馬 麟 鼠 羔 羊 麋 麇 羆 絜 縱 虎 騶虞 狐 象 牛 兔 狼 貍 麋 子貉

狸 鹿 熊 熊 豺 兕 貓 豹 貉

草之種類有

苻菜 葛 卷耳 芣苢 萋 蕨 蕨 薇 蘋 藻 茅 葭 蓬 匏 葑 菲 荼  
薺 芥 荑 蕘 唐 麥 綠竹 葑 芄 蘭 葦 諛草 黍 稷 蕓 蕭 艾 麻  
荷 游龍 茹蘆 間 芍藥 莠 莫 薑 稻 梁 蘇 苦 蕒 苳 紵 菅 茗  
蒲 萋 楚 稂 蓍 蕪 莫 葵 菽 瓜 壺 苴 韭 果 贏 萃 蒿 芩 瓠 臺  
萊 莪 芑 莞 蔚 蔦 女蘿 芹 藍 董 荏 菽 秬 秠 蘘 芑 筍 萊  
牟 稌 蓼 菲

木之種類有

桃 楚 甘棠 梅 樸 檉 唐棣 李 柏 棘 榛 栗 椅 桐 梓 漆 桑 榆  
松 木瓜 杞 檀 舜 扶蘇 柳 樞 榆 栲 柎 椒 杜 桮 楊 條 櫟 駁  
檉 枌 女桑 鬱 棗 榑 杞 枸 桡 穀 楨 柞 械 楛 栲 櫟 檉 櫟 檉

柘

蟲魚之種類有

蠡斯 草蟲 阜螽 蝓蟻 螻 蛾 蒼蠅 蟋蟀 蟬 蜩 螭 莎鷄 蠋 伊威  
蠶 蠨蛸 耀耀 虺 跕蜩 螟蛉 裸蠃 蛾 螟 螻 蝻 賊 螿 蜂 飭 鱧  
鮪 鰈 鯉 鯽 鱈 鯉 鯉 鯉

像這些東西的種類之多，真是不遑枚舉。所以雖然讀其詩識其名，但是每每不能知其實；因為這種原因，吳陸璣著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宋王應麟著詩草木鳥獸蟲魚廣疏六卷，明吳雨著毛詩鳥獸草木疏三十卷，把博物學上的智識，提示出來供給儒家經生。這是文學的博物化而為詩的第七種功用了。

我相信，與其說詩的功用在於動天地感鬼神，還不如說它在於叙人情感人心，厚人倫為最妥當。子貢論貧富，悟衛風淇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義，孔子稱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夏問逸詩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悟出「禮後乎，」孔子又稱之曰，「起予者商。」

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曾子解大雅文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之義爲「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思解大雅旱麓之「鸞飛戾天，魚躍于淵」之義爲喻道之昭著，曰：「言其上下察也。」蓋皆自己反省而爲倫理的解決者。又如東漢姜肱感於凱風之至孝，兄弟同被而寢，已不入房室，遂化繼母之鬪；北齊顧歡讀詩至蓼莪之「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痛哭；這些又足證詩之感化能厚人倫了。南容三復大雅抑之「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子路終身誦衛風雄雉之「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這不也是篤信詩的嗎？困學紀聞云：「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裒誦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這也把詩的感化力說出來了。

## 六 三百篇之修辭法

詩以聲律爲主要條件，這從尚書舜典中舜告典樂的「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的話便可知。不過虞夏時候的詩，形式素樸，還沒有脫離原始狀態，到了周朝，詩道大爲發達，一句四言之中，用雙聲疊韻及疊字的很多，從這裏也可以知道聲律在修辭上是如何的重要了。例如在周南

召南中：

關。關。雝。鳩。 維。葉。萋。萋。 其。鳴。喈。喈。 維。葉。莫。莫。 桃。之。夭。夭。 灼。灼。其。華。 其。葉。蓂。蓂。

蕭。蕭。兔。置。 椽。之。丁。丁。 赴。赴。武。夫。 翹。翹。錯。薪。 嘒。嘒。草。蟲。 趯。趯。阜。螽。 憂。心。忡。忡。

都是疊字的熟語；他如詵詵、振振、繩繩、揖揖、蟄蟄、僮僮、祁祁、懌懌、脫脫等，也都一樣。又如：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輾。轉。反。側。 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 陟。彼。高。岡。 于。彼。行。潦。

南。山。之。陽。 蔽。芾。甘。棠。 委。蛇。委。蛇。 羔。羊。之。皮。

都是疊韻的俗語。又如：

參。差。荇。菜。 不。盈。頃。筐。 我。馬。玄。黃。 厭。渴。作。露。 素。絲。五。絃。 求。我。庶。士。 唐。棣。之。華。

都是雙聲的熟語。雖然熟語畢竟不過是二字之聯合，但是在一句四字之中，用了兩個熟語，那麼在

句的構成上，熟語已佔其半了。例如衛風碩人之詩：

河。水。洋。洋。 北。流。活。活。 施。罝。濊。濊。 鱸。鮪。發。發。 葭。蔕。揭。揭。 庶。姜。孽。孽。 庶。士。有。暵。

除去最末一句之外，每句都用疊字法。全篇一共二十八個字，疊字竟佔了十二個。但是對此不僅不

斥其類繁，而且後世的詩人，反多祖述它。例如楚辭悲回風連用噉噉、洶洶、容容、芒芒、洋洋、翻翻、遙遙、溘溘八個疊字；文選古詩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連用青青、鬱鬱、盈盈、皎皎、娥娥、纖纖六個疊字；迢迢牽牛星連用迢迢、皎皎、纖纖、札札、盈盈、脈脈六個疊字；韓愈南山詩連用延延、夫夫、喞喞、落落、闐闐、嚶嚶、參參、煥煥、敷敷、閣閣、悠悠、兀兀、超超、蠢蠢十四個疊字；這不都是胚胎於碩人之詩嗎？

至於雙聲疊韻，三百篇以後詩人也最慣用的，楚辭漢賦唐詩等無不皆然。所以清王筠著毛詩雙聲疊韻說，收載三百篇中之雙聲與疊韻字。不僅毛詩如此，杜甫的詩中也多雙聲疊韻的熟語，故周春有杜詩雙聲疊韻譜之作，洪亮吉在北江詩話中說：「三百篇無一篇非雙聲疊韻，降及楚辭與淵雲枚馬之作，以迄三都兩京諸賦，無不盡然。唐詩人以杜子美爲宗，其五七言近體，無一非雙聲疊韻也。」這話亦可謂能發揮雙聲疊韻的價值了。

雙聲疊韻及疊字之熟語，乃是把聲律上同音或同音的文字二字相連結者，爲修辭上最簡短的對偶法。若把他延長起來應用在二句之間者，則稱對句；對句在修辭上是爲要增加文字的潤色，醫治文字的枯竭的。若再把它延長起來，更應用在四句之間者，則稱隔句對；隔句對是對句中最自

由而最豐潤的，例如：

觀閔既多 受侮不少 {邶風、柏舟}

深則厲 淺則揭 {邶風、匏有苦葉}

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 {王風、大車}

出自幽谷 遷於喬木 {小雅、伐木}

發彼小豝 殫此大兕 {小雅、吉日}

忘我大德 思我小怨 {小雅、谷風}

之類，都是對句中的正對。但是在三百篇中的對句，用正對的地方不如用駢對者多。正對是對偶之常式，駢對是對偶的駢枝。正對是借有無多少等反對的文字，表明一個意思；而駢對則依同一句型把兩個意思重複排列，句的意思每每散漫而不緊張者，例如：

嘒嘒草蟲 趨趨阜螽 {召南、草蟲}

莫赤匪狐 莫黑匪烏 {邶風、北風}

鶉之奔奔 鶉之疆疆 鄘風 鶉之奔奔

南山崔崔 雄狐綏綏 齊風 南山

無草不死 無木不萎 小雅 谷風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小雅 天保

春日遲遲 卉木萋萋 小雅 出車

如竹苞矣 如松茂矣 小雅 斯干

之類，都是駢對。不過二句雖然都有比興之意義，但是在下句若不以正意緊承，則在兩句裏面所包含的意思就不明確；因而比興的目的及方法，自不無曖昧，所以難免支離滅裂了。

至於隔句對，它在四言詩的對偶上，却是最為自由而極有色彩與情味，例如：

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 雨雪霏霏 小雅 采芣

昔我往矣 黍稷方華 今我來思 雨雪載塗 小雅 出車

之類，便是曹植朔風詩的「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之所由出。其他如：

就其深矣 方之舟之 就其淺矣 泳之游之 {邶風、谷風}

不見復關 泣涕漣漣 既見復關 載笑載言 {衛風、氓}

誰謂河廣 曾不容刀 誰謂宋遠 曾不崇朝 {衛風、河廣}

析薪如之何 匪斧不克 取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 {齊風、南山}

糾糾葛屨 可以履霜 摻摻女手 可以縫裳 {魏風、葛屨}

謂天蓋高 不敢不局 謂地蓋厚 不敢不跼 {小雅、正月}

維此哲人 謂我劬勞 維彼愚人 謂我宣驕 {小雅、鴻雁}

湛湛露斯 匪陽不晞 厭厭夜飲 不醉無歸 {小雅、湛露}

也都是隔句對。

對偶是修辭的一種方法，不僅在詩中是不可少的，在文中也是必要的。所以就是以達意為主，的經書史書以及諸子百家之言，也都時常作對偶之筆。文既如此，那麼在那尚修辭重聲律的詩中，不問近體古體，自然沒有不用對偶的了。尤其是在律詩，更以對句為通篇的生命。不過用在四言詩

中的對句，種類極少，範圍很狹，在正對聯對之中，雖不見回文對、聯綿對、雙擬對、虛字對、雙聲對、疊韻對、當句對、數字對等對偶，但是在隔句對中，却有很巧妙的使用疊字對、聯綿對、數字對、當句對、雙聲疊字對的。小雅賓之初筵「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罪止，威儀幡幡。」是疊字對。小雅魚藻「魚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是聯綿對。小雅無羊「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是數字對。小雅正月「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是當句對。又周南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是雙聲疊韻對。

像二句的對偶之有正對駢對一樣，四句的對偶——即隔句對——也有正對蹉對兩種。隔句對的正對，上面已說過了，隔句對的蹉對，又怎樣呢？例如：

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周南 關雎

即是爲什麼說這是隔句蹉對呢？因爲「關關雎鳩」與「窈窕淑女」雖爲對偶，但是「在河之洲」與「君子好逑」却不成對偶。「在河之洲」乃明其所居，而未顯匹偶之義；「君子好逑」乃明其匹偶之義，而未顯其所居；這即是所謂互文。然則所謂蹉對者，便是似對偶而非對偶，似不對偶而

又爲對偶的一種東西。例如：

南有樛木 葛藟纍之 樂只君子 福履綏之 {周南}{樛木}

汎彼柏舟 在彼中河 髡彼兩髦 實維我儀 {鄘風}{柏舟}

無田甫田 維莠騶騶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齊風}{甫田}

未見君子 憂心炳炳 既見君子 庶幾有臧 {小雅}{頌弁}

都是蹉對。

又有每章僅二三句，而章中也並沒有有一個對句，但是與次章三章連章而觀察，則通篇自然成

對句之形式。例如周南麟之趾

麟之趾 振振公子 于嗟麟兮

麟之定 振振公姓 于嗟麟兮

麟之角 振振公族 于嗟麟兮

即是。其他召南之騶虞，王風之采芣，齊風之著及盧令，魏風之十畝之間，唐風之無衣等，也都是不以

句相對而連章成對的。須知這是對偶之權道，同時也應該知道對偶是修辭的要件。

三百篇的修辭法，不僅止於應用二字連合之熟語的雙聲疊韻法及疊字法；也不僅止於應用在二句或四句之間的對偶法之研究。一文一字的用法，也都有很大的工夫，例如：

鴈。彼晨風。鬱。彼北林。跂。彼織女。曉。彼牽牛。倬。彼甫田。汎。彼柏舟。汎。彼兩髦。

把一個形容詞不直接冠於名詞之上，而加在代名詞第三人稱的「彼」字之上，在後世之文中，是不常見這種類例的。而楚辭中以副詞形容詞加在代名詞第一人稱的「余」「吾」等字之上，如云「汨。余若將不及兮，」「溘。吾遊此春宮兮，」大概是胚胎於此吧？又如：

魴魚頰尾 王室如燬 雖則如燬 父母孔邇 周南 汝墳

芄蘭之支 童子佩觿 雖則佩觿 能不我知 衛風 芄蘭

出其東門 有女如雲 雖則如雲 匪我思存 鄭風 出其東門

跂彼織女 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 不成報章 小雅 大東

以「雖則」二字爲承上句而轉下句的轉接詞，這雖然在先秦的古文中，間或有之，但是在漢魏以

後的五言詩及七言詩中，殆不可得見了。其他還有在三百篇以外不使用的用字法，例如以「言」字作「吾」解，又作「爰」字解，這是時代之推移，今昔之變遷，自然使然者，實不遑枚舉了。

### 七 三百篇之構成法

凡構成詩文，不可不先理解用字造句之方法。有了字法，然後有句法；有了句法，然後有章法；有了章法，然後有篇法。這是一種必然的順序，自三百篇起以至楚辭文選等，都是這樣。如像句法之多為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似的，章法是以四句或六句或八句而成一章者為多；以五句、十句、七句、三句為一章者，間或也有的；茲將三百篇之句法，示之如下：

第一表

篇名	四句	六句	八句	三句	合計
關雎三章	一	一	二	一	三
葛覃三章		三	一	一	三
卷耳四章	四	一	一	一	四
樛木三章	三	一	一	一	三

周

南

召

蠡斯三章

桃夭三章

兔置三章

采芣三章

淇奥三章

汝墳三章

麟之趾三章

右十一篇

篇名

鵲巢三章

采芣三章

草蟲三章

采蘋三章

甘棠三章

行露三章

羔羊三章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三			三		三	三	四句	二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二						六句	三							
	一	三					三句	五			三				
							五句	三	三						
				三			七句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合計	三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南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殷其雷三章

標有梅三章

小星二章

江有汜三章

野有死麕三章

何彼積矣三章

騶虞二章

右十四篇

篇名

柏舟五章

綠衣四章

燕燕四章

日月四章

終風四章

擊鼓五章

凱風四章

四	五	四	四	四	四	四	二〇	三	二	三	三
			四	四	五	六	五				三
						八	七	二	一		
						七	五			三	二
							三				
四	五	四	四	四	四	五	四〇	二	三	三	三

三〇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風 鄘

風 衛

君子偕老三章

桑中三章

鶉之奔奔二章

定之方中三章

蝦蟆三章

相鼠三章

干旄三章

載馳五章

右十篇

篇名

淇奥三章

考槃三章

碩人四章

氓六章

竹竿四章

芄蘭二章

四	三	四句	一〇	二	三	三	二		
二		六句	八	二	三				
	六	十句	二	一					一
		七句	九				三	三	一
		九句	一						一
二	四	六	四	三	三	合計	三〇	五	三
								三	三

風 王

毛詩楚辭攷	丘中有麻三章	大車三章	采芣三章	葛藟三章	兔爰三章	中谷有蓷三章	揚之水三章	君子陽陽二章	君子于役二章	黍離三章	篇名	右十篇	木瓜三章	有狐三章	伯兮四章	河廣二章
毛詩攷	三	三						二			四句					
				三		三	三				六句	一九	三	三	四	二
									二		八句	二				
										三	十句	六				
三三			三								三句	四				
					三						七句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二	二	三	合計	三四	三	三	四	二



風 齊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三五

東門之墀二章	風雨三章	子衿三章	揚之水二章	出其東門二章	野有蔓草三章	溱洧二章	右二十一篇	篇名	鷄鳴三章	還三章	著三章	東方之日二章	東方未明三章	南山四章	甫田三章
二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二七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三
							二	四句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六句						四	
							三	三句			三				
							二	五句				二			
							五	二句							
							二	合計							
二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五三		三	三	三	二	三	四	三



風 唐

篇名	右十二篇	采芩三章	葛生五章	有杕之杜二章	無衣二章	鷁羽三章	羔裘二章	杖杜二章	綢繆三章	椒聊二章	揚之水三章	山有樞三章
車鄰三章	八		五				二				一	
駟驥三章	九			二					三	二	二	
小戎三章	九	三										三
毛詩楚辭攷	十句				二							
毛詩攷	五句	三				三						
	十二句	二						二				
合計	三三	三	五	二	二	三	二	二	三	二	三	三



風 曹

風 檜

右四篇	下泉四章	鴈鳩四章	候人四章	蟋蟀三章	篇名	右四篇	匪風三章	隰有萋楚三章	素冠三章	羔裘三章	篇名	右十篇	澤陂三章	株林二章	月出三章
-----	------	------	------	------	----	-----	------	--------	------	------	----	-----	------	------	------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二	四		四	三	四句	九	三	三		三	四句	二		二	三
---	---	--	---	---	----	---	---	---	--	---	----	---	--	---	---

四		四			六句	三			三		三句	五	三		
---	--	---	--	--	----	---	--	--	---	--	----	---	---	--	--

三九

一五	四	四	四	三	合計	一二	三	三	三	三	合計	二六	三	二	三
----	---	---	---	---	----	----	---	---	---	---	----	----	---	---	---

雅 小

風 豳

雅 小		風 豳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篇名	句數	篇名	句數	篇名	句數	篇名	句數	篇名	句數	篇名	句數	篇名	句數														
天保六章	六	鹿鳴三章	三	右七篇	二七	七月八章	八	鴟鴞四章	四	東山四章	四	破斧三章	三	伐柯二章	二	九罭四章	四	狼跋二章	二	皇皇者華五章	五	四牡五章	五	常棣八章	八	伐木三章	三
		篇名																									
		四句		五		二		一		二																	
		六句		三						三																	
		八句		三				三																			
		五句																									
		七句		四																							
		二句		八																							
		十二句		四																							
六		合計		二七		二		四		二		三		四		四		四		八		合計					

小雅(南有嘉魚之什)

(鹿鳴之什)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吉日四章

車攻八章

采芑四章

六月六章

菁菁者莪四章

彤弓三章

湛露四章

蓼蕭四章

南山有臺五章

南有嘉魚四章

篇名

右十篇

魚麗六章

杖杜四章

出車六章

采芣六章

一六

三

|

|

|

|

八

|

|

四

|

四

|

|

四

四句

六

|

|

|

|

四

|

|

|

|

三

|

四

五

|

六句

一五

|

|

六

六

|

|

|

六

|

|

|

|

|

|

八句

四

|

四

|

|

|

|

四

|

|

|

|

|

|

|

十二句

三

三

|

|

|

三

|

|

|

|

四一

四

八

四

六

四

三

四

四

五

四

合計

五二

六

四

六

六

小雅 (鴻雁之什)

正月十三章	節南山十章	篇名	右十篇	無羊四章	斯于九章	我行其野三章	黃鳥三章	白駒四章	祈父三章	鷓鴣二章	沔水三章	庭燎三章	鴻雁三章	篇名	右十篇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四	四句	三							三					四句			
五	六句	二			三	四			一		三	六句	二〇				
八	六	八句	六	四							二			八句	一六		
		十句	八	五								三		五句	六		
		五句	七	四	三									七句	四		四二
		七句	二							二				九句			
一三	一〇	合計	三七	四	九	三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三	合計	四六		

(什之山南節) 雅 小

雅 小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無將大車三章	北山六章	四月八章	大東七章	蓼莪六章	谷風三章	右十篇	卷伯七章	何人斯八章	巧言六章	小弁八章	小宛六章	小旻六章	雨無正七章	十月之交八章
--------	------	------	------	------	------	-----	------	-------	------	------	------	------	-------	--------

三	三	八	四	四	四	八	四									
							二	一	八		六		三			
	三				三		四	一	六	八		三	二	八		
			七	二												
							二						二			
							一	一								
							三					三				
三	六	八	七	六	三	合計	七	九	七	八	六	八	六	六	七	八

四三

(什之田甫) 雅 小

(什之風谷)

賓之初筵五章	青蠅三章	車桑五章	頰弁三章	鴛鴦四章	桑扈四章	裳裳者華四章	瞻彼洛矣三章	大田四章	甫田四章	篇名	右十篇	信南山六章	楚茨六章	鼓鍾四章	小明五章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四句	一八						
		五				四	三			六句							
								二		八句	一四	六			二		
									四	十句	九						
								二		九句	四			四			
			三							十二句							
五										十四句	九		六		三		四四
五	三	五	三	四	四	四	三	四	四	合計	五四	六	六	四	五		

小雅 (什之藻魚)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四五

篇名	右十篇	二	二	二	二	三	五	合計
魚藻三章	三	四句	六句	八句	三	三	三	三
采芣五章	五	八	三	五	五	五	五	五
角弓八章	八	八	三	五	五	五	五	五
菴柳三章	三	八	三	五	五	五	五	五
都人士五章	五	四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采芣四章	四	四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黍苗五章	五	四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隰桑四章	四	八	四	五	五	五	五	五
白華八章	八	四	四	五	五	五	五	五
蟋蟀三章	三	四	四	三	三	三	三	三
瓠葉四章	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漸漸之石四章	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苔之華三章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何草不黃四章	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大雅(文王之什)

篇名	句數	毛詩攷	毛詩楚辭攷
文王七章	四句		
大明八章	四句		
緜九章	九句		
棫樸五章	五句		
旱麓六章	六句		
思齊五章	三句		
皇矣八章	二句		
靈臺五章	五句		
下武六章	六句		
文王有聲八章	二五句		
右十篇	四句		
篇名	二		
生民八章	六句		
行葦七章	四句		
合計	七		
合計	八		
合計	六		
合計	七		
合計	八		
合計	九		
合計	十		
合計	十一		
合計	十二		
合計	十三		
合計	十四		
合計	十五		
合計	十六		
合計	十七		
合計	十八		
合計	十九		
合計	二十		
合計	二十一		
合計	二十二		
合計	二十三		
合計	二十四		
合計	二十五		
合計	二十六		
合計	二十七		
合計	二十八		
合計	二十九		
合計	三十		
合計	三十一		
合計	三十二		
合計	三十三		
合計	三十四		
合計	三十五		
合計	三十六		
合計	三十七		
合計	三十八		
合計	三十九		
合計	四十		
合計	四十一		
合計	四十二		
合計	四十三		
合計	四十四		
合計	四十五		
合計	四十六		
合計	四十七		
合計	四十八		
合計	四十九		
合計	五十		
合計	五十一		
合計	五十二		
合計	五十三		
合計	五十四		
合計	五十五		
合計	五十六		
合計	五十七		
合計	五十八		
合計	五十九		
合計	六十		
合計	六十一		
合計	六十二		
合計	六十三		
合計	六十四		
合計	六十五		
合計	六十六		
合計	六十七		
合計	六十八		
合計	六十九		
合計	七十		
合計	七十一		
合計	七十二		
合計	七十三		
合計	七十四		
合計	七十五		
合計	七十六		
合計	七十七		
合計	七十八		
合計	七十九		
合計	八十		
合計	八十一		
合計	八十二		
合計	八十三		
合計	八十四		
合計	八十五		
合計	八十六		
合計	八十七		
合計	八十八		
合計	八十九		
合計	九十		
合計	九十一		
合計	九十二		
合計	九十三		
合計	九十四		
合計	九十五		
合計	九十六		
合計	九十七		
合計	九十八		
合計	九十九		
合計	一百		



(什之廟清) 頌 周

(什之蕩) 雅

(什之廟清) 頌 周										(什之蕩) 雅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執競一章	時邁一章	我將一章	昊天有成命一章	天作一章	烈文一章	維清一章	維天之命一章	清廟一章	篇名	右十一篇	召旻七章	瞻卬七章	常武六章	江漢六章	韓奕六章		
							—	—	八句	八							
		—							十句	五		四	六	六			
						—			五句	二〇		三					
			—	—					七句								
					—				十三句	四	四						
—									十四句	三	三						
	—								十五句	六					六		
—	—	—	—	—	—	—	—	—	合計	九一	七	七	六	六	六		

(什之工臣) 頌 周

毛詩楚辭攷	閔予小子一章	(什之工臣) 頌 周										思文一章			
		右十篇	武一章	有客一章	載見一章	誰一章	潛一章	有瞽一章	豐年一章	振鷺一章	噫嘻一章		臣工一章	篇名	右十篇
毛詩攷	六句	一					一						六句	三	一
	八句	二								一	一		八句	一	
	七句	二	一					一					七句	一	
	十一句	一		一									十二句	一	
	十二句	一						一					十三句	二	
	卅一句	一			一								十四句	一	
	廿三句	一										一	十五句	一	
	九句	一				一							十六句	一	
	合計	一〇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合計	一〇	一

(駉)頌魯

(什之子小子閔)頌周

(駉)頌魯				(什之子小子閔)頌周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闕宮八章	泮水八章	有駉三章	駉四章	篇名	右十一篇	般一章	賚一章	桓一章	酌一章	絲衣一章	良耜一章	載芟一章	小毖一章	敬之一章	訪落一章	
二	八		四	八句	一		一									
二				十句	一									一		
		三		九句	一											
一				十二句	二										一	一
二				十七句	一						一					
一				卅八句	三			一	一	一						
八	八	三	四	合計	二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那)頌荷						右四篇	篇名
右五篇	殷武六章	長發七章	玄鳥一章	烈祖一章	那一章	六句	一四
						八句	二
						五句	三
						七句	一
						廿二句	二
						九句	一
						合計	二三

第二表 上

篇數	章數	周	召	邶	鄘	衛	王	鄭	齊	魏	唐	秦	陳	檜	曹	豳	合計
二	四	二	四	二	四	二	四	二	四	二	四	二	四	二	四	二	二〇
一	四	一	四	一	四	一	四	一	四	一	四	一	四	一	四	一	一〇
一	六	一	六	一	六	一	六	一	六	一	六	一	六	一	六	一	一〇
一	八	一	八	一	八	一	八	一	八	一	八	一	八	一	八	一	一〇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6	一章七句之詩	五十七章
7	一章十二句之詩	四十六章
8	一章三句之詩	二十八章
9	一章九句之詩	二十章
10	一章十一句之詩	九章
11	一章十四句之詩	七章
12	一章二句之詩	六章
13	一章二十二句之詩	三章
14	一章十三句之詩	二章
15	一章十五句之詩	二章
16	一章十六句之詩	一章
17	一章十七句之詩	一章

18 一章二十三句之詩 一章

19 一章三十一句之詩 一章

20 一章三十八句之詩 一章

考察數目的多少，則可知三百篇之章法以四句爲基本；如那六句及八句的多數，也不過是四句的半加，或四句的倍加而已。

#### 八 三百篇之押韻法

三百篇之章法有長短，每章中字句的多少並不一定，這在前節已經說過了。就中一章四句之詩最多，六句之詩次之，八句之詩又次之，五句、十句、七句、十二句之詩順次次之。至於它的押韻法，又各異其形式：例如在四句詩的押韻法中有（1）如五言絕句之用隔句押韻法者（2）如七言絕句之用三韻法者（3）每句押韻法（4）交互押韻法等等。又如在六句詩的押韻法中有（1）四韻法（2）五韻法（3）每句押韻法（4）隔句押韻法（5）每三句押韻法（6）交互押韻法等等。又如在八句詩的押韻法中，有（1）隔句押韻法（2）六韻法（3）五韻法（4）交互押韻法

(5) 每句押韻法等等的分別。李東陽麓堂詩話云：「詩在六經中別是一教，蓋六藝中之樂也。」這  
是把三百篇看做藝術的東西，而於格律以外又把音韻做為詩之要件的。

(甲) 四句詩

(1) 隔句押韻法(五絕韻法)

采采卷耳	不盈頃筐	嗟我懷人	置彼周行	周南、卷耳
桃之夭夭	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	宜其室家	同、桃夭
蕭蕭兔置	椽之丁丁	越越武夫	公侯干城	同、兔置
遵彼汝墳	伐其條枚	未見君子	惄如調飢	同、汝墳
于以采蘋	于沼于沚	予以用之	公侯之事	召南、采蘋
何彼穠矣	華如桃李	平王之孫	齊侯之子	同、何彼穠矣
雄雉于飛	泄泄其羽	我之懷矣	自貽伊阻	邶、雄雉
碩兮尾兮	流離之子	叔兮伯兮	衰如充耳	同、旄丘
誰謂河廣	曾不容刀	誰謂宋遠	曾不崇朝	衛、河廣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五八

其雨其雨

杲杲出日

願言思伯

甘心首疾

同伯兮

蝮蝮在東

莫之敢指

女子有行

遠父母兄弟

鄭蝮蝮

小雅、皇皇者華(一)

同常棣(一、三、五、六、七)

同菁菁者莪

小雅、蓼莪(一、二)

同四月(一、二、三、四、五、六)

大雅、既醉(一、二、六、七)

二 ○○○○

○○○○

○○○○

○○○○

南有樛木

葛藟荒之

樂只君子

福履綏之

周南、樛木

惟鷦有巢

維鳩方之

之子于歸

百兩將之

召南、鷦巢

誰謂河廣

一葦杭之

誰謂宋遠

歧子望之

衛、河廣

此外雖也有像下面這樣用長短不定的句法的，這也是隔句押韻法的變體：

蟋斯羽

詵詵兮

宜爾子孫

振振兮

周南、蟋斯

(2) 三韻法(七絕韻法)

五

○○○○

○○○○

○○○○

○○○○

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周南、關雎

羔羊之皮

素絲五紵

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

召南、羔羊

終風且霾。

擊鼓其鐘。

離離鳴雁。

狐裘蒙戎。

靜女其姝。

自伯之東。

大車檻檻。

小雅、皇皇者華(三、四、五)

大雅、既醉(四)

惠然肯來。

爾羅用兵。

旭日始旦。

匪車不東。

俟我於城隅。

首如飛蓬。

霧衣如燕。

莫往莫來。

土國城漕。

士如歸妻。

叔兮伯兮。

愛而不見。

豈無膏沐。

豈不爾思。

悠悠我思。

我獨南行。

迨冰未泮。

靡所與同。

搔首踟躕。

誰適爲容。

畏子不敢。

同、善善者義(一、四)

同、四月(七、八)

邶、終風

同、擊鼓

同、匏有苦葉

邶、旄丘

邶、靜女

衛、伯兮

王、大車

四 ○○○○

○○○○

○○○○

○○○○

(一韻)

終風且暴。

招招舟子。

考槃在陸。

毛詩楚辭、攷

願我則笑。

人涉卬否。

頌人之軸。

毛詩攷

請浪笑放。

人涉卬否。

獨寐寤宿。

中心是悼。

卬須我友。

永矢弗告。

邶、終風

同、匏有苦葉

衛、考槃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淇水悠悠。

檜楫松舟。

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

丘中有麻。

彼留子嗟。

彼留子嗟。

將其來施施。

清人在彭。

駟介旁旁。

二矛重英。

河上乎翱翔。

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

齊、鷄鳴

小雅、皇皇者華(二)

同、黍苗(五)

同、何草不黃(一)

小雅、車攻(一、二、三、七)

大雅、棫樸(五)

陳、月出

同、株林(一)

五

○○○◎

○○○◎

○○○◎

○○○◎

(轉韻)

子以采蘋。

南澗之濱。

子以采藻。

子彼行潦。

林有樸櫨。

野有死鹿。

白茅純束。

有女如玉。

死生契闊。

與子成說。

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

凱風自南。

吹彼棘心。

棘心夭夭。

母氏劬勞。

靜女其孌。

貽我彤管。

彤管有煒。

說懌女美。

考槃在澗。

碩人之寬。

獨寐寤言。

永矢弗諼。

伯兮。揚兮。

邦之桀兮。

伯也執殳。

爲王前驅。

同、伯兮

匏有苦葉

濟有深涉

深則厲

淺則揭

邶匏有苦葉

式微式微

胡不歸

微君之故

胡爲乎中露

邶式微

投我以木瓜

報之以瓊瑤

匪報也

永以爲好也

衛木瓜

緇衣之宜兮

敝予又改爲兮

適子之館兮

還予授子之粢兮

鄭緇衣

小雅常棣(二)

同隰桑(四)

同北山(四、五、六)

同巷伯(二、五)

陳株林(二)

大雅既醉(三、五)

(4) 交互押韻法

六

○○○○○

○○○○○

○○○○○

○○○○○

采采芣苢

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

薄言有之

周南芣苢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

有女懷春

吉士誘之

召南野有死麕

何彼穠矣

唐棣之華

曷不肅雝

王姬之車

同何彼穠矣

魚在在藻

有頍其首

王在在綰

豈樂飲酒

小雅魚藻

(乙) 六句詩

(1) 四韻法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〇〇〇◎ (一韻轉韻)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邠、柏舟

憂心悄悄。愠於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懷。邠、柏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邠、有女同車

七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邠、女曰鷓鳴

出宿于涉。飲饒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邠、泉水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亟。秦、車鄰

唐、耦瑟 小雅、天保(六) 小雅、雨無正(六)

二 〇〇〇〇 (轉韻一韻)

言告師氏。言告師歸。薄汙我私。薄滌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周、南、葛覃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邠、柏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俣。公庭萬舞。邠、簡兮

瑟彼泉水。亦流於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嬈彼諸姬。聊與之謀。邠、泉水

瞻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邠、瞻有茨

揚之水 不流束薪。 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王揚之水

邶、燕燕(二) 王、中谷有蓷 王、葛藟 魏、葛屨唐、椒聊 唐、有杖之杜 秦、終南(二) 邶、北風(二)

陳、墓門 曹、鴈鳩 小雅、天保(二) 同、我行其野(二、三) 同、小明(四、五)

三 ○○○○ ○○○○ ○○○○ ○○○○ ○○○○ ○○○○ ○○○○ ○○○○

揚之水 白石鑿鑿。 素衣朱纁。 從子于沃。 既見君子 云何不樂。 唐、揚之水

(2) 五韻法

四 ○○○○ ○○○○ ○○○○ ○○○○ ○○○○ ○○○○ ○○○○ ○○○○

出宿于干。 飲饒于言。 載脂載韋。 還車言邁。 造臻于衛。 不暇有害。 邶、泉水

山有苴櫟。 隰有樹檉。 未見君子 憂心如醉。 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秦、崑崙

南山崔崔。 雄狐綏綏。 魯道有蕩。 齊子由歸。 既曰歸止 曷又懷止。 齊、南山

誰謂雀無角。 何以穿我屋。 誰謂女無家。 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 室家不足。 召南、行露

山有榛。 隰有苓。 云誰之思。 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 邶、簡兮

五 ○○○○ ○○○○ ○○○○ ○○○○ ○○○○ ○○○○ ○○○○ ○○○○ (轉韻一韻)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子子千旄。在浚之郊。  
 素絲紕之。其馬四之。  
 彼姝者子。何以昇之。  
 載馳載驅。歸信衛侯。  
 驅馬悠悠。言至于漕。  
 大夫欽涉。我心則憂。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箭。右手乘翟。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陟彼嵒兮。瞻望父兮。  
 父曰嗟予子。行役夙衣無已。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邶千旄  
 邶載馳  
 邶簡兮  
 魏陟嵒

六 ○○○○ ○○○○ ○○○○ ○○○○ ○○○○ ○○○○ (一韻轉韻)

葛之覃兮。施於中谷。  
 維葉莫莫。是刈是漙。  
 爲絺爲綌。服之無數。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周南葛覃  
 小雅白駒

(8) 每句押韻法

七 ○○○○ ○○○○ ○○○○ ○○○○ ○○○○ ○○○○ (一韻轉韻)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衛芄蘭  
 齊猗嗟  
 猗嗟昌兮。順而長兮。  
 抑若揚兮。美目揚兮。  
 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鄭女曰鷓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精衣著巾。聊樂我員。  
 鄭出其東門

小雅吉日(一)  
大雅卷阿(九)

同北山(二)

同信南山(二、三、四、五)

商頌殷武(五)

(4) 隔句押韻法

八

○○○○

○○○○

○○○○

○○○○

○○○○

○○○○

燕燕于飛

差池其羽

之子于歸

遠送于野

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邶燕燕

日居月諸

照臨下土

乃如之人

逝不古處

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

邶日月

陟彼阿丘

言采其蔹

女子善懷

亦各有行

許人尤之

衆穉且狂

邶載馳

野有蔓草

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

邶野有蔓草

鄭揚之水

齊猗嗟(三)

秦終南

陳澤陂

幽破斧

邶柏舟(三)

小雅天保(一、三、五)

同鴻雁

同白駒(一、二)

同我行其野(一)

大雅桑柔(九、十、十一、十二、十四)

(5) 每三句押韻法

九

○○○○

○○○○

○○○○

○○○○

○○○○

○○○○

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維葉萋萋

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周南葛覃

(6) 交互押韻法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一 ○○○○○○ ○○○○○○ ○○○○○○ ○○○○○○ ○○○○○○ ○○○○○○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瞻彼中林。姓姓其鹿。朋友已諳。不胥以殷。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皎皎白駒。貫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遊。勉爾遁思。

召南行露

大雅桑柔

小雅白駒

(丙) 八句詩

(1) 隔句押韻法(五絕韻法之二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

蟋蟀在堂。歲事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邶北風

蟋蟀在堂。歲事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唐蟋蟀

蟋蟀在堂。歲事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邶君子偕老

(2) 六韻法(七絕韻法之二層)

二 ○○○○◎ ○○○○◎ ○○○○◎ ○○○○◎ ○○○○◎ ○○○○◎ ○○○○◎ ○○○○◎

采芩采芩。首陽之巖。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唐采芩

(3) 五韻法

三 ○○○○◎ ○○○○◎ ○○○○◎ ○○○○◎ ○○○○◎ ○○○○◎ ○○○○◎ ○○○○◎

秦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秦、葭、葭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裳。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唐山有樞

四 ○○○○◎ ○○○○◎ ○○○○◎ ○○○○◎ ○○○○◎ ○○○○◎ ○○○○◎ ○○○○◎

(前解五絕、後解七絕之韻法)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周南、關雎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六八

周南漢廣

五 ○○○○ ○○○○ ○○○○ ○○○○ ○○○○ ○○○○ ○○○○ ○○○○ ○○○○ ○○○○

(轉韻、一韻)

我行其野 芄芃其麥。 控於大邦 誰因誰極。 大夫君子 無我有尤。 百爾所思 不如我所之。

鄭、載馳

碩鼠碩鼠 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 莫我肯顧。 逝將去女 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 爰得我所。

魏、碩鼠

六 ○○○○ ○○○○ ○○○○ ○○○○ ○○○○ ○○○○ ○○○○ ○○○○ ○○○○ ○○○○

將仲子兮 無踰我里。 無折我樹杞。 豈敢愛之 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 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

鄭、將仲子

(4) 交互押韻法

七 ○○○○ ○○○○ ○○○○ ○○○○ ○○○○ ○○○○ ○○○○ ○○○○ ○○○○ ○○○○

采芣采芣。 芣亦作止。 日歸日歸。 歲亦莫止。 靡室靡家。 玼玼之故。 不遑啓居。 玼玼之故。

小雅、采芣

四牡騤騤。 旗旒有翩。 亂生不夷。 靡國不泯。 民靡有黎。 具禍以燄。 於乎有哀。 國步斯艱。

大雅、桑柔（一、三、四、五） 小雅、十月之交（四） 大雅、瞻卬（二） 大雅、桑柔（二）

(b) 每句押韻法

八 ○○○◎ ○○○◎ ○○○◎ ○○○◎ ○○○◎ ○○○◎ ○○○◎ ○○○◎ ○○○◎ ○○○◎

(轉韻)

駟駒牡馬。 在坰之野。 薄言駟者。 有騶有皇。 有駟有黃。 以車彭彭。 思無疆。 思馬斯臧。

魯頌、駟

昊天不備。 降此鞠訕。 昊天不惠。 降此大戾。 君子如屆。 俾民心閱。 君子如夷。 惡怒是遠。

小雅、節南山

大雅、板（二、五、八） 同、江漢（一、二、六） 小雅、巧言（三） 商頌、長發（一、二）

此外十句以上的詩的押韻法，大概準此。但是一章之構成，由奇數而組織者，不無另具特別的形式的。

(丁) 三句詩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1) 每句押韻法

一 ○○○◎ ○○○◎ ○○○◎

鴻飛遵渚 公歸無所 於女信處

十畝之間兮 桑者閑閑兮 行與子還兮

庶見素冠兮 棘人樂樂兮 勞心博博兮

子之丰兮 俟我乎巷兮 悔予不送兮

舒而脫脫兮 無感我帟兮 無使尫也吠

俟我於著乎而 充耳以素乎而 尚之以瓊華乎而

幽九嚴

魏十畝之閭

檜素冠

鄭丰

召南野有死麋

齊著

(2) 二韻法

二 ○○○○ ○○○◎ ○○○◎

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

召南甘棠

三 ○○○◎ ○○○○ ○○○◎

厭浥行露 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

召南行露

彼采葛兮 一日不見 如三月兮

王采葛

豈日無衣七兮 不知子之衣 安且吉兮 唐無衣

四 ○○○○◎ ○○○○◎ ○○○○

麟之定 振振公姓 于嗟麟兮 周南麟之趾

彼茁者葭 壹發五豝 于嗟乎騶虞 召南騶虞

於我乎夏屋渠渠 今也每食無餘 于嗟乎不承權輿 秦權輿

按：秦風權輿之詩，毛傳以之為每章五句之詩，此說不可從。並且它的末一句，與麟之趾及騶虞用同一的詠嘆法，而為押韻上之出韻。雖然「輿」「餘」「渠」三字同韻，似可作為每句用韻的詩，但是從權輿第二章來看，則似應作為出韻。仁井田南陽之補傳，把末句「于嗟乎不承權輿」中的「乎」「輿」二字認為句中的押韻，亦不可從。其他鄭風蹇裳之詩，末句也不押韻，在第二章上亦附有「狂童之狂也且」這與麟之趾、騶虞、權輿相同。又如魯頌有駝三章，章九句，而末句的「子胥樂兮」四字，和屬於每章的上句的韻字，並不相關；又如大雅文王有聲之詩共八章，章五句，而每章之末句，也加有「文王烝哉」或「王后烝哉」或「皇王烝哉」或「武王烝哉」四字，而不被上句之韻所左右，這都是一類的。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戊) 五句詩

(1) 每句押韻法

一 ○○○○◎ ○○○○◎ ○○○○◎ ○○○○◎ ○○○○◎

子羽譙譙 子尾脩脩 子室翹翹 風雨所漂搖 子維音曉曉

幽、鷓鴣

小雅、鼓鐘(四) 同斯干(二、三、四)

(2) 交互押韻法

二 ○○○○◎ ○○○○◎ ○○○○◎ ○○○○◎ ○○○○◎

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 王于興師◎ 修我戈矛◎ 與子同仇◎

秦、無衣

(3) 四韻法

三 ○○○○◎ ○○○○◎ ○○○○◎ ○○○○◎ ○○○○◎

鷓鴣鷓鴣 既取我子 無毀我室 思斯勤斯 鷺子之閔斯

幽、鷓鴣

四 ○○○○◎ ○○○○◎ ○○○○◎ ○○○○◎ ○○○○◎

東方之日兮 彼姝者子 在我室兮 在我室兮 履我卽兮

齊、東方之日

江有汜 之子歸 不我以 不我以 其後也悔

召南、江有汜

五 ○○○◎ ○○○◎ ○○○◎ ○○○○ ○○○◎

叔于田。 巷無居人。 豈無居人。 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 鄭叔于田

迨天之未陰雨。 微彼桑土。 綢繆厲戶。 今女下民。 或敢侮予。 幽鷓鴣

小雅鼓鐘(一、二、三)

(4) 三韻法

六 ○○○○ ○○○◎ ○○○○ ○○○○ ○○○◎ ○○○◎

嘽彼小星。 三五在東。 肅肅宵征。 夙夜在公。 寔命不同。 召南小星

四牡騤騤。 嘽嘽駉馬。 豈不懷歸。 王事無盥。 不遑啓處。 小雅四牡

(5) 二韻法

七 ○○○○ ○○○◎ ○○○○ ○○○◎ ○○○◎ ○○○○

子惠思我。 褻裳涉溱。 子不我思。 豈無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鄭褻裳

(己) 七句詩

(1) 每句押韻法

一 ○○○◎ ○○○◎ ○○○◎ ○○○◎ ○○○◎ ○○○◎ ○○○◎ ○○○◎ ○○○◎ ○○○◎ (轉韻, 一韻)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毛詩楚辭攷 毛詩攷

出自北門。 憂心殷殷。 終寤且賢。 莫知我艱。 已焉哉。 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  
 定之方中。 作于楚宮。 揆之以日。 作于楚室。 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 爰伐琴瑟。  
 女王桓撥。 受小國是達。 受大國是達。 率履不越。 遂視既發。 相土烈烈。 海外有截。  
 商頌長發(四、五、七) 同殷武(六) 鄘北門 鄘定之方中 商頌長發

(2) 六韻法

二 ○○○◎ ○○○◎ ○○○○ ○○○◎ ○○○◎ ○○○◎ ○○○◎  
 王事適我。 政事一埤益我。 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隨我。 已焉哉。 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

鄘北門

手如柔荑。 膚如凝脂。 領如蝤蛸。 齒如瓠犀。 螭首蛾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衛碩人

爰采唐矣。 沫之鄉矣。 云誰之思。 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 要我於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

鄘桑中

三 ○○○◎ ○○○◎ ○○○◎ ○○○◎ ○○○◎ ○○○◎ ○○○◎  
 升彼虛矣。 以望楚丘矣。 望楚與堂。 景山與京。 降觀于桑。 卜云其吉。 終然允臧。

鄘定之方中

碩人敖敖。

說于農郊。

四牡有騶。

朱慎饗饗。

翟茀以朝。

大夫夙退。

無使君勞。

衛碩人

蕭蕭鵝羽。

集于苞栩。

王事靡盬。

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

曷其有所。

唐鵝羽

(3) 五韻法

四

○○○○

○○○○◎

○○○○

○○○○◎

○○○○◎

○○○○◎

○○○○◎

汎彼柏舟。

在彼中河。

滄彼兩髦。

實維我儀。

之死矢靡他。

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

鄘柏舟

河水洋洋。

北流活活。

施罟濞濞。

鱣鮪發發。

葭莢揭揭。

庶姜孽孽。

庶士有暵。

衛碩人

五

○○○○

○○○○◎

○○○○◎

○○○○◎

○○○○◎

○○○○

○○○○◎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

委委佻佻。

如山如河。

象服是宜。

子之不淑。

云如之何。

鄘君子偕老

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碩人其頤。

衣錦褻衣。

齊侯之子。

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

譚公維私。

衛碩人

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鸛鳴鶴翼。

集于苞棘。

王事踰暨。

不能執黍稷。

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

曷其有極。

唐鶴羽

(4) 四韻法

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兔爰爰。

雉離于羅。

我生之初。

尙無爲。

我生之後。

逢此百福。

尙寐無吿。

王兔爰

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嘒嘒草蟲。

趯趯阜螽。

未見君子。

憂心忡忡。

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

我心則降。

召南草蟲

要之，四句詩是中國韻文中的主要形式，這件事不僅從後世絕句之盛行可以看出來；詩經總

共一千一百四十四章，而四句之詩竟占了三分之一之多，從這裏也可以知道的。次於四句之詩，以六句八句者爲多，這不過是返復四句的絕句型而已。六句之詩與八句之詩，僅有反復四句的半章或全章的差別。所以合計詩經中四句六句八句之詩，其數共有八百三十六章，佔總章數的十分之七以上了。

再從押韻法來加以觀察，四句詩也具備所有押韻上的各種形式，六句詩八句詩及其他諸詩的隔句韻、每句韻、交互韻等，也都無不在四句詩中取其典型。四句詩在隔句韻的場合，他的首句有押韻者及不押韻者二種；後世五言詩的首句多不押韻，七言詩之首句概係押韻，其淵源大概卽是發於詩經吧？每句韻有一韻到底者與轉韻者二種；只有二句三句的詩，每句用韻時雖不得不一韻；但是四句五句六句七句八句十句十一句的詩，每句都用韻時，却是一韻者少，而轉韻者多，這也是勢所必然的。交互韻歐美詩中用的很多，例如第一、三、五之句押韻，而同時第二、四、六之句押他韻者卽是。在中國，唐代以後雖爲章碣好慣用者，而詩經的韻法已開其端了。

並且在六句的詩之中，轉韻者爲多；而在起聯二句轉韻者，乃是在絕句型（卽四句詩）的前

面冠上每句用韻的二句詩。在末聯二句轉韻者，乃是在絕句型（即四句詩）的後面附以每句用韻的二句詩。這可知四句詩是六句詩的基調了。又八句詩多爲四韻，這是因爲隔句押韻之故。後世稱律詩爲四韻詩，也就是因爲這種原因。在詩經裏邊，轉韻之詩有前解二韻，後解二韻押韻者，這乃是把五言的絕句型反復而成的。又八句六韻之詩，乃是反復七言之絕句型者；五韻之詩，乃是前解用七絕型，後解用五絕型，或前解用五絕型，後解用七絕型者。從這些地方，也可以知道四句詩是八句詩的基調了。

# 毛詩楚辭攷

## 楚辭攷

### 一 楚辭之真價

楚辭是對周詩三百篇而言，漢時劉向哀集屈原及其弟子宋玉景差等人的作品而命名的。名之爲楚辭者，因爲作者是楚人，作的地方是楚地，借楚國的山川風物草木鳥獸叙述自己的感懷，而開創一種獨特之體的緣故。在三百篇中，雖然有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陳、秦、郕、曹、豳等十五國風，但是並沒有楚風；這大概是因爲楚國是南蠻馱舌之地，所謂「是膺」「是懲」的民族而周之文化尙未普及的地方。但是到了春秋戰國時候，楚國的國威突然發揚，楚國的領域，大加擴張，進而窺伺中原，遂與齊鼎峙；一代偉人的老子，實卽出於楚國。可知楚國的文化之進步發達，非復昔日之可比了。中國的文化，雖然是發源於黃河流域，但漸次於長江流域進步。屈原及其門人，在三百篇以外開新派創別體，爲楚國發揚萬丈的光焰，使長江流域的文學煥發了空前的一大精華。試徵諸

論語所載的楚狂接輿之歌及孟子所載的孺子滄浪之歌，則楚國的俚謠，與其說它是近於屈原的騷體，不如說它近於三百篇的詩調。並且屈原的作品中，九歌是因襲沅湘之間流行的俗歌之形式而更易其內容者。而它的形式則句法短促，與離騷及九章不同，所以騷體是屈原創作的新調，我們不能不知道的。

自古以來，稱揚楚辭文章的精妙的很多，如班固說：「宏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王逸說：「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遠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蘇軾說：「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唯屈子一人耳！」朱應麒說：「楚辭皆以寫其憤懣無聊之情，幽愁不平之致，至今讀者猶爲感傷，如入虛墓而聞秋蟲之吟，莫不咨嗟嘆息，泣下沾襟。」這都是贊語。而尤其是皮錫瑞所說的「三百篇後，得風雅之旨者，唯屈子楚辭。」這話更可謂善於發揮楚辭的真價值。至於把屈原與古人相比，論他們彼此的特徵的，則如陳傳良以屈原與左氏莊子司馬遷相比，作爲六經以後的四個人，說道：「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風雅頌而爲離騷，

司馬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非豪傑特立之士，其孰能之？何孟春以之與左氏莊生戰國策史記漢書相比，以爲擅古今文章之奇者，說道：「左氏之文以葩而奇，莊生之文以玄而奇，屈原之文以幽而奇，戰國策之文以雄而奇，太史公之文以憤而奇，班孟堅之文以整而奇。」姜南以之與莊周左氏司馬遷相比，說：「文章自六經語孟以外，後世言理者宗周，言情者宗原，言事者宗左氏司馬遷；周之言出於易，原出於詩，左氏司馬遷出於尙書春秋。李夢陽以之與班固司馬遷宋玉相比，說：「史稱班馬，班實不如馬；賦稱屈宋，宋實不如屈；屈與馬二人，皆渾渾噩噩，如長江大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王世貞以之與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相比，說：「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爲屈乎？麗而不俳，放而有致，其所以爲長卿乎？子雲雖有剽模，尙少谿逕，班張而下，愈博愈晦愈下。」陳仁錫以之與左氏相如揚雄莊周宋玉劉向王逸等相比，說：「以原比之左氏相如揚雄莊周可謂宛極，以宋玉劉向王逸諸人作，合爲楚辭，可謂辱極。」這也都能品評楚辭的價值的。

但是「露才揚己」之誹，班固唱之於前，顏之推和之於後；這樣的人還不知道詩人之言都是發於真情，溢乎至誠，言者無罪，不足與語詩也。孔子刪詩，而他還保存着怨親的小弁，刺讒的巷伯，以

及其他孤臣孽子的憤懣無聊幽愁不平之作，把這樣的詩還列於風雅之中，這便是因為憫其人，哀其志，取其思無邪，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斟酌其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緣故。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但是不好成人之名的小人，則吹毛求疵，只是標榜自己；班固顏之推之與屈原，也就是這類吧？

楚辭一詞，本來是對屈原及其弟子宋玉景差等楚人的辭而命名的；因為非楚人的賈誼淮南王安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等人，都祖式屈原，模擬楚辭，遂而把他們的作品也一併編入，而稱楚辭，這是劉向的濫稱。至於劉向以後的王逸，把他自己作的九思列在楚辭之中，可說是如非僭越，即為愚誣了。陳仁錫大呼「以劉向王逸諸人作，合為楚辭，可謂辱極」便是因此。朱熹對於這點也夙有所見，他的楚辭集註屈宋以下僅取景差賈誼嚴忌劉安等人，而把東方朔王褒劉向王逸的作品刪除，這總算差強人意的。至於林雲銘的楚辭燈僅取離騷九歌九章遠遊卜居漁夫招魂，而把賈誼以下的漢代作家一概取消，這庶幾乎大獲我心了。

## 二 屈原之性格

屈原的文章，思君懷國，都是至誠至忠的表現。從來中國文學即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文學的

大部分都以政治爲背景。所以中國文學可稱之謂政治的文學。而同時中國的政治，可稱爲文學的政治。孔子孟子荀卿李斯韓非等，莫不皆然，而以屈原爲尤甚。屈原是楚國的王族，起初頗爲懷王所信任，爲左徒。他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議國事，發號令，出則接待賓客，應對諸侯，內政外交，皆適機宜。但是那裏想到浮雲障蔽日月之明，他竟無端被誣，成爲流放之身呢？這便是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政治的色彩特別濃厚的原因了。屈原既誣之後，懷王見欺於張儀，屢敗於秦，遂爲秦人所虜，飲恨而死。屈原作離騷時，「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便是因此。他雖然已被上官大夫奪其寵，這是幸呢？還是不幸呢？他身與國君同宗，所以不能去國而執贄於諸侯；與君一休戚，與國共存亡，這是他的本懷。所以他被流放後雖是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却仍然是沒有一天不惓惓懷故都思宗國。他在九章之中，反復的悲嘆自己的境遇，而同時又怨慕君國，欲鞠躬盡瘁，不也是因爲這個嗎？他的忠誠之心，真是像淮南王安所云，可與日月爭光了。但是他竟前不見知於懷王，後不見信於頃襄王，可憐他作了汨羅江中的藻屑之後百有餘年，也不過僅有賈誼在他的弔屈原賦中，寄其一片同情之心而已。

關於屈原的性格，淮南王最初批評道，「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涅而不淄，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司馬遷應和之而作屈原列傳，在其論贊中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從這幾句話中，可以知道司馬遷對於屈原的同情之篤了。但是他又說，「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這不得不聊爲屈原辯了：當那紂惡已極，殷之將亡的時候，比干諫死，微子遠去，箕子佯狂，而孔子曾稱之曰「殷有三仁。」像屈原的行爲，豈不是以三仁爲龜鑑，而自決去就，斷行死生嗎？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這是人臣之義；但是去同姓之君，却屬不義。他說「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他那憔悴之顏，枯槁之容，臨江潭行吟澤畔的態度，不是很像箕子的佯狂嗎？他說「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這不又是像比干之以諫死自許嗎？他有忠誠之質，極恐皇輿之敗績；他有鬱悒之情，遂決懷沙之志。他又焉能希求遊於諸侯，見容於他國呢？王逸稱他道，「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這話實在是當的。揚雄作反離騷，說道，「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

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在這做過莽大夫的無廉恥的人，他怎能知道君子之大節呢？朱熹特貶揚雄曰：「雄乃專爲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異趣矣。」這話很是痛快。他又說：「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這纔庶幾得到稱「殷有三仁」的孔子的微旨呢！

### 三 離騷一（特質與真價）

離騷並不是經，但是稱離騷爲經，自王逸以前就有了，從他的註「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便可知道。但是離騷是叙情詩，而決不是以教訓爲目的的倫理書。其篇中發表忠君愛國可爲人臣軌範的大義者，不過是屈原人格之表現，質存於內，故文形於外耳。然陸時雍說：「風雅既湮，離騷繼作，人取而經之，騷誠可經也。詩以持人道之窮者也，愛君憂國，顯忠斥佞，騷曷爲不可經哉？」金蟠說：「南華離騷，皆古今奇絕之文，而後人於六經之後，並尊爲經。夫經常也，奇而不可越，乃常也。讀南華使人不敢蒙利達之心，讀離騷使人不敢忘生民之

意。」說這些話的人，都是不知經史子集的分別，不足與語文學的。而清儒李光地方黎如願成天林仲懿戴震屈復等，又都不僅把離騷看做經，並且以解經的方法註釋它，不察其情思之所在，不究其與懷之所寓，徒以理智附會之，拘於文字而穿鑿之。戴震評屈原之賦二十五篇曰：「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於至純，二十五篇之書，蓋經之亞。」這話還無不可；但是像林仲懿說，屈原之賦以執中爲宗派，以主敬爲根柢，陳學問之本領，帝王之心法，而與四書相表裏；解離騷的「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靈均」二句，謂與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相合，這却未免太甚了。

孔子嘗評詩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是把三百篇有社交的，倫理的，博物的效果說出來了。詩是這樣，騷也是這樣。詩有毛詩草木蟲魚疏及毛詩名物圖解；騷也有梁劉杳之離騷草木蟲魚疏，宋吳仁傑及明屠本峻之離騷草木疏，清周拱辰之離騷草木史；這可知詩騷都多取鳥獸草木爲材料了。所以說明詩騷的關係，葉盛云：「離騷源流於六義，興遠而情逾親，意切而詞不迫。」陳深說：「離騷變風之遺也。與比賦錯出成章，驟讀似未易瞭，細玩井然有理。」宋瑛以之與左傳對稱，說：「左氏羽翼春秋，屈氏羽翼風雅，一也是

宜以離騷作詩傳。雖然詩與騷在形式上既不相同，在聲調上也不一律。因為詩的句法短，騷的句法長；詩的章法簡，騷的章法繁。所以自內容來說，雖可云詩與騷性質一樣，但是自形式來說，則不能不說詩與騷的源流不同了。

司馬遷的史記屈原列傳採取淮南王安之說，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小雅的怨悱而不亂是事實，國風的好色而不淫也是事實，而說離騷兼而有之，便不是事實了。何以呢？因為離騷雖有小雅之怨悱，而並無如國風之好色者。像離騷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慮妃之所在」，「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諸語，都是比喻的話，並不是真好色而追求美人者。不得君而熱中的屈原，那裏還有被色欲所驅而戀愛美人的工夫呢？

劉勰在文心雕龍辯騷中曰：「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這不是認爲離騷雖可爲詞賦

之始祖，但却並非雅頌之純系嗎？大概劉勰雖肯定了離騷有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但却否定其詭異之辭，詭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因此說一面稱爲博徒，一面稱爲英傑吧？明胡應麟說，「離騷風雅之衍，詞賦之祖也。」也是這個意思。

關於離騷的名義，司馬遷說，「離騷猶離憂也。」這雖把「騷」字解爲憂了，但是「離」字應怎樣解釋，並沒有說清楚。毛詩王風曰，「雉離于羅。」莊子盜跖篇曰，「服其殃，離其患。」韓非說難曰，「曠日離久。」屈原九歌曰，「思公子兮徒離憂。」又懷沙曰，「離慙而長鞠。」都是以「離」與「罹」字同解。所以班固說，「離，猶遭也。」應劭說，「離，遭也。」顏師古亦解爲遭之義。惟王逸之注云，「離，別也。」戴震之音義云，「離，猶隔也。」這便錯誤了。又如顏師古把「騷」字解作「擾動。」戴震解「騷」爲「動擾有聲之謂。」岡松甕谷把「騷」解作「騷擾。」這也都不對。離騷一文實自怨而生，由憂愁而作，何曾意想到騷擾呢？

又關於離騷之文體，陳繼儒以之與莊子對比，說，「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於陰，故離騷孤沈而深往；樂者毗於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

啼無端；笑啼之極，言語無端。」這話雖然頗爲奇拔，但是畢竟不過以凡人的丈尺，評議非凡人的繩墨耳。離騷南華的文章，豈是沒有首尾的呢？它既有起承轉合，又有段落及脈絡；不過人力加工的痕跡不多罷了。蘇軾嘗教人作詩說，「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這話很能發揮離騷的真價值。所以王邦采離騷彙訂說，「予少時嘗讀屈子離騷矣，字多奇，聲多楚，義多奧，如聽古樂，然讀未數行，輒昏昏欲睡。稍長，卒讀之，漸覺有味，如啜佳茗焉；因反覆讀之，又如飲醇醪，令人心醉也。」這真是體驗之言。尤其是他說的「所貴乎能讀者，非徒誦習其詞章聲調已也，必審其結構焉，必尋其脈絡焉，必考其性情焉。結構定而後段落清，脈絡通而後詞義貫，性情得而後心氣平。」更能把陳繼儒之說一蹴而去之。他又說，「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屈子之情生於文也，忽起忽伏，忽斷忽繼，屈子之文生於情也。」更可謂能發揮離騷之情文而無復遺憾了。至於陳本禮之精義曰，「烹詞吐屬之妙，天籟生成，其凄其處，如哀猿夜叫；濃郁處，如旃檀香焚；鮮艷處，如琪花綻蕊；蒼勁處，如古柏參天；其繪聲繪色處，如吳道子畫，無美弗備；其經營慘澹處，如神斧鬼工，巧妙入微。」這可謂善於形容離騷之至文了。他如黃文煥蔣驥林雲銘之娓娓而論其文法，雖未臻上乘，不得其三昧，但是也足資參考。

的。

四 離騷二（段落與脈絡）

離騷的文章，好像是沒有文法而實是有文法的。不僅是字有字法，句有句法，並且章有章法。篇有篇法。不僅篇章之間首尾相應。並且中腹之處有波瀾，有曲折，有起伏，有斷續。我之分段落，尋脈絡，而審察其一篇的結構，便是因為這種原因。

王逸的楚辭章句，雖然能說明離騷的字義，但是他還沒有分其章節。至朱熹的集註，始以四句為一節，把全篇分成九十三節。錢杲之的集傳分為十四節。陳本禮的精義分為十節。但是錢氏的一節，少者雖僅八句，多者竟有七十六句；陳氏之一節，短者亦不下六解，長者則有十三解；所以他們所謂十節及十四節，猶後人所說的十段及十四段也。其他王邦采之離騷彙訂分為三大段，戴震之離騷註分為十段，屈復之新註分為五段，方廷珪之集成分為六段；所以我也效顰一番，分為五段：

朱註本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第九節  
 第一〇節  
 第一一節  
 第一二節  
 第一三節  
 第一四節  
 第一五節

毛詩楚辭攷  
 楚辭攷

(第三節 (八句))	(句四十二)節二第	(句四十二)節一第	錢杲之
---------------	-----------	-----------	-----

王邦采  
 第一 大 段 (句八十二百節二十三)

段 二 第	(句十四節十)段一第	戴震
-------	------------	----

	(解一十)節 一 第	陳本禮
--	------------	-----

方廷珪  
 第一 段 (句六十七)節九十

三百節三十三) 段 二 第	愚考 第一段 (小序)
---------------	-------------------

第一六節 第一七節 第一八節 第一九節 第二〇節 第二一節 第二二節 第二三節 第二四節 第二五節 第二六節 第二七節 第二八節 第二九節 第三〇節 第三一節

(句二十三) 節六第	第五節 (十二句)	(句八十二) 節四第
------------	--------------	------------

四十二節六) 段四第	(句八十二節七) 段三第	(句六十三節九)

處之揮發意主篇一是

(句二十

第三二節  
 第三三節  
 第三四節  
 第三五節  
 第三六節  
 第三七節  
 第三八節  
 第三九節  
 第四〇節  
 第四一節  
 第四二節  
 第四三節  
 第四四節  
 第四五節  
 第四六節  
 第四七節

毛詩楚辭攷  
 楚辭攷

	(句十四) 節 八 第	第七節 (十二句)
	十三) 段 大 二 第	
段 六 第	(句二十五節三十) 段 五 第	(句
節 六 第	(解三十) 節 五 第	
九三	節 五 十 三 ) 段 四 第	
	(句六十百節九十二) 段 三 第	

第四八節 第四九節 第五〇節 第五一節 第五二節 第五三節 第五四節 第五五節 第五六節 第五七節 第五八節 第五九節 第六〇節 第六一節 第六二節 第六三節

第九節 (句六十七)

工節二百二十八句

(句十四節十) 第七段	(句二十三節八)
(解一十) 第七節	(解八)

九四 (句八十二百)

是 一 篇 神 韻 流 露 之 處

第六四節  
第六五節  
第六六節  
第六七節  
第六八節  
第六九節  
第七〇節  
第七一節  
第七二節  
第七三節  
第七四節  
第七五節  
第七六節  
第七七節  
第七八節  
第七九節

毛詩楚辭攷  
楚辭攷

	(句六十三) 節 一 十 第	(句十二) 節十第
	九 十 二) 段 大 三 第	
	(句三十五節三十) 段 九 第	(句四十二節六) 段八第
	節 九 第	(解 二 十) 節 八 第
九五	(句六十七節九十) 段 五 第	
	( 句 二 十 百 節 八 十 二 ) 段 四 第	

第八〇節  
第八一節  
第八二節  
第八三節  
第八四節  
第八五節  
第八六節  
第八七節  
第八八節  
第八九節  
第九〇節  
第九一節  
第九二節  
第九三節

(第十四節 亂)	(句六十三) 節三十第	(句十二) 節二十第
-------------	-------------	------------

(句六十百節)

(亂)	(句十四節十) 段十第	
-----	-------------	--

(亂)	(解九) 解十第	(解七)
-----	----------	------

(句十四節十) 段六第	九六
-------------	----

總第五段(亂結)	處之翺翺音餘篇一是
----------	-----------

陳繼儒評離騷之文章，說它無首無尾，這是不對的。王邦采說讀騷必須審其結構，尋其脈絡，考其性情，這話可謂先得我心。不僅王邦采如此說，方廷珪亦云，「讀離騷當細分其前後段落，自前至後，由淺入深，中有虛有實，有虛中實，實中虛，併無一句重複，無一字沒意義沒着落；又當知其前後用意所在。」試尋離騷之脈絡，察屈原微旨起伏斷續之跡，足知方氏所言，不吾欺也。

朱註第九節

豈余身之憚歟兮

恐皇輿之敗績

朱註第一二節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

傷靈修之斂化

朱註第一四節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哀衆芳之蕪穢

朱註第一七節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長願頌亦何傷

朱註第一九節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願依彭咸之遺則

朱註第二〇節

長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艱

朱註第二一節

亦余心之所善兮

雖九死其猶未悔

朱註第二二節

怨靈修之浩蕩兮

終不察夫民心

朱註第二四節

寧溘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爲此態也

朱註第二六節

伏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聖之所厚

毛詩楚辭攷

楚辭攷

朱註第三一節

忽反顧以游目兮

將往觀乎四荒

朱註第三二節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豈余心之可懲

朱註第四四節

阡余身而危死兮

覽余初其猶未悔

朱註第四八節

路曼曼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朱註第六四節

懷朕情而不發兮

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朱註第六七節

何處獨無芳草兮

爾何懷乎故宇

朱註第七二節

日勉陞降以上下兮

求矩矱之所同

朱註第八三節

及余飾之方壯兮

周流觀乎上下

朱註第八五節

何離心之可同兮

吾將遠逝以自疏

朱註第九二節

僕夫悲余馬憫兮

螭局顧而不行

朱註第九三節

國無人莫我知兮

又何懷乎故部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像這樣的去尋屈原主意之反復起伏之跡，便可見恰如草蛇灰線的隱現出沒一般。同時我們

還不可不知道一篇離騷中有三個字眼：即一「怨」字，二「去」字，三「死」字。第一字眼的「怨」

便是司馬遷所謂「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的怨字；而篇中許多的「傷」字「哀」字「恐」

字「懷」字「悲」字「悔」字及「長太息」三字，都不過是「怨」字的化身；至結尾之「僕夫悲余馬懷」一句，總收束之。第二字眼的「死」字，如曰「九死」曰「溘死」曰「死直」曰「危死」曰「雖委絕」曰「雖體解」曰「將遠逝以自疏」曰「何懷乎故都」曰「將從彭咸之所居」皆是；而結末的「又何懷乎故都」一句，回顧第六十七節之「爾何懷乎故字」；結尾之「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一句，應照第十九節之「願依彭咸之遺則」；最有情致。第三字眼的「去」字，則以與楚同姓，義不可去，欲去而不能，是他的苦心之所在，如第三十一節曰「將往觀乎四荒」第四十八節曰「吾將上下而求索」第六十七節曰「爾何懷乎故字」第七十二節曰「勉陞降以上下兮」第八十三節曰「周流觀乎上下」都是前後反復，所謂五步一反顧，十步一徘徊也。做微子呢？做箕子呢？做比干呢？他不能不躊躇了！而欲去不能去，將捨生以取死的他那正義的大決心，從起首「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二句出，而歸結於結尾的「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二句。這樣看來，誰能說離騷的文章沒有首尾呢？

##### 五 離騷三（句法與押韻法）

離騷之造句法與虞夏商周之詩不同。離騷概爲六字句，而句之中間用轉接詞「而」「以」「與」接尾詞「之」或前置詞「乎」「於」「于」以構成一種句法；在無韻的上句之尾端，加以接尾詞「兮」字。這種形式自離騷始，九章（懷沙橋頌除外）及遠游亦皆用之，而宋玉之九辯，東方朔之七諫，嚴忌之哀時命，劉向之九歎等，所謂騷之正系的作品，也都用此句法。而第一人稱，即「余」「吾」之主語，置於副詞或形容詞之下，也是離騷的特徵。例如「汨余若將不及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遭吾道夫崑崙兮」「朝吾將濟於白水兮」「忼鬱邑余侘傺兮」「溘吾遊此春宮兮」「曾歔歔余鬱邑兮」之類皆是。又於用字之法，稱楚王曰「荃」曰「靈修」比人之德性於芳草，則擬於江離、辟芷、蘭蕙、留夷、揭車、杜衡、芙蓉、芰荷、木蘭、宿莽、荃、薜荔、菖、申椒、菌桂、胡繩；比於瓊玉，則擬於玉虬、瓊枝、瑤象、璚佩、瓊塵、玉鸞、玉軼；這也是離騷的特色。且如用「憑」字爲滿義，用「蹇」字爲難義，用「扈」字爲披被義，以「紉」字爲繩索義，自取義用「蹇」轉義用「遭」，歎息之詞用「羌」，這都是用楚國的方言，也是離騷字法上的一種特徵。

離騷之押韻法概係隔句押韻者，而以四句二韻爲定則。例如詩經章之總數一千一百四十四，

而其中四句之詩，竟達三百八十二章之多，占了總數的三分之一，由此可知古來的詩人是怎樣的慣用一章四句之詩了。又如後世的古詩，長篇多四句一轉者，又五七言絕句以四句爲一章，亦皆此意。明陳第說，「按離騷以六句爲韻者一段，八句爲韻者五段，十二句爲韻者二段，餘皆四句爲韻。」這也是以四句二韻爲離騷之常式的。並且所謂八句爲韻十二句爲韻者，也都不過是四句詩的加倍。所謂六句爲韻者，又焉知不是二句衍文或有二句脫文呢？如「日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洪興祖已說是衍文；朱熹也辯疏其下或有脫文。而王邦采不取朱註從洪注說，「少此二句，于文氣未嘗不貫。」所以我做朱熹之把離騷的章節作爲四句一節，分全篇爲九十三節之例，也把離騷的押韻法作爲四句一解，分全篇爲九十三解，以窺探屈原時代通韻的範圍：

第一解 庸 降

第二解 名 均

第三解 能 佩

第四解 與 莽

第五解	序	幕
第六解	度	路
第七解	在	茵
第八解	路	步
第九解	隘	續
第一〇解	武	怒
第一解	舍	故
第二解	他	化
第三解	晦	芷
第四解	刈	穢
第五解	索	妬
第六解	急	立

第一七解	第一八解	第一九解	第二〇解	第二一解	第二二解	第二三解	第二四解	第二五解	第二六解	第二七解	第二八解
英	藁	服	艱	菴	心	錯	時	然	詢	反	息
傷	纒	則	替	悔	淫	度	態	安	厚	遠	服

毛詩楚辭攷

楚辭攷

第二九解	裳	芳
第三〇解	離	虧
第三一解	荒	章
第三二解	常	懲
第三三解	予	野
第三四解	節	服
第三五解	情	聽
第三六解	茲	辭
第三七解	縱	巷
第三八解	狐	家
第三九解	忍	隕
第四〇解	殃	長

第五二解	第五一解	第五〇解	第四九解	第四八解	第四七解	第四六解	第四五解	第四四解	第四三解	第四二解	第四一解
下	夜	屬	桑	迫	圃	正	當	悔	極	輔	差
予	御	具	羊	索	幕	征	浪	醢	服	土	頗

毛詩楚辭攷

楚辭攷

毛詩楚辭攷 楚辭攷

第五三解	佇	妬
第五四解	馬	女
第五五解	佩	詒
第五六解	在	理
第五七解	遷	盤
第五八解	遊	求
第五九解	下	女
第六〇解	好	巧
第六一解	可	我
第六二解	遙	桃
第六三解	固	惡
第六四解	寤	古

第七六解	第七五解	第七四解	第七三解	第七二解	第七一解	第七〇解	第六九解	第六八解	第六七解	第六六解	第六五解
之	央	舉	媒	同	迎	疑	當	異	宇	女	之
之	芳	輔	疑	調	故	之	芳	佩	惡	汝	之

毛詩楚辭攷

楚辭攷

第七七解	留	茅
第七八解	艾	害
第七九解	長	芳
第八〇解	幃	祗
第八一解	化	離
第八二解	茲	沫
第八三解	女	下
第八四解	行	棖
第八五解	車	疏
第八六解	流	嗽
第八七解	極	翼
第八八解	與	予

第八九解 待 期

第九〇解 馳 蛇

第九一解 遊 樂

第九二解 鄉 行

第九三解 都 居

常屈原的時代，沒有一種韻書，四聲之別，始於沈約；二百六韻之別，始於陸法言；所以離騷之押韻，到底應如鄭庠之分爲六部呢？應如顧炎武之分爲十部呢？應如江永之分爲十三部呢？抑應如段玉裁之分爲十七部呢？這雖不得其詳，但是楚國的發音與齊秦之發音不同，這却是不待智者即可知道的。屈原之發音，自然是準據楚國的方音，所以離騷的押韻有四聲混用者，也不足爲怪。不僅是臯陶的元首歌中平仄混用，就是詩經三百篇中，亦多此例；這是因爲秦漢以前沒有韻書，沒有音韻學者，天下便也沒有標準音的緣故。這怎能獨責屈原，排斥楚辭呢？

### 六 九歌

九歌是屈原放浪於沅湘之野的時候所作而爲楚之巫覡祀神時歌舞唱的樂曲。楚國的風俗，自古卽信鬼神，重祭祀，所以懷王欲隆祭祀事鬼神以邀福助而却秦軍，這件事谷永已說過了。尤其是沅湘之邊，信鬼好祀更甚，其祀必使巫覡作歌舞音樂以樂神，這是王逸朱熹都曾說過的。但其歌詞鄙俚，往往流於褻慢淫荒，所以屈原依其俗調，更其歌詞，而作九歌。這與荀卿成相篇之依俚謠之調而革新其內容是一樣的。

九歌不必九篇。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有十一篇，這是諸說紛紛錯出的原因。離騷及天問叙及禹子啓時有九辯及九歌，但不知這個九歌九辯，果真是九篇不是九夷九遠九衢九臯九旻九原九合九折之九，不必限定九個數。於是有人說九歌的九字，亦不過是取多數之意而不可限定九篇。這話也不是毫無理由。但是宋玉的九辯以下，九懷九歎九思等，凡以九爲題名者，都是九篇；而獨於屈原的九歌，則以之爲十一篇的總稱，這可以嗎？於是又有人爲使契合九篇之數，或謂應把國殤禮魂二篇除外而附屬於九歌之後，或云應把山鬼國殤禮魂三篇合爲一篇。王邦采駁擊這種主張，說他「尤爲謬妄」，這話很是。故蔣驥的楚辭餘論說，

「九歌本十一章，其言九者，蓋以神之類有九而名。兩司命類也；湘君與夫人亦類也。神之同類者，所祭之時與地亦同，故其歌合言之。」這話頗與我的意見相近。又如王邦采之九歌箋略云，「九章是九篇，九辯是九篇，何獨於九歌而異之？當是湘君湘夫人只作一歌，大司命少司命只作一歌，則九歌仍是九篇耳。」這話也是與蔣氏相同的。

九歌的內容有表裏兩面。表面敘事神之敬，裏面藏思君懷國之精忠。所以王逸說，「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朱熹曰，「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蔣驥曰，「九歌之托意君臣，在隱躍卽離之際，若欲句櫛字比以求合之，則刑方爲圓矣。」戴震也是能知屈原之心事，察九歌之微旨的人，所以他說「昭誠敬，作東皇太一；懷幽思，作雲中君；蓋以況事君精忠也。致怨慕，作湘君湘夫人，以己之棄於人世，猶巫之致神而神不顧也。正於天，作大司命，少司命，皆言神之正真，而惓惓欲親之也。懷王入秦不反，作東君，其辭有報秦之心焉。從河伯水遊，作河伯；與魍魎爲羣，作山鬼；閔戰爭之不已，作國殤；恐常祀之或絕，作禮魂。」至於九歌字句的解釋，王逸朱熹已殊其說，明清諸家，亦各異其所見。屈原的本旨果真何在，是難以知道的。因

爲九歌本來是改革俚謠而成者，他的目的在於使民衆能够了解，不能不多少斟酌民意，避免高雅，以就卑俗。然如宋馮夢楨愛九歌之情韻，竟說，「誠楚材之最真，逸聖之天籟也。」這未免是過褒之言了。

九歌的句法比離騷爲短，而在句之中間插入語助詞兮字；這是與離騷不一樣的地方。例如「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這是離騷的句法；「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這便是九歌的句法了。

### 七 九章

九章也是成於屈原的無限的憂愁幽思的，惜誦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懷沙橘頌悲回風惜往日之九篇是也。但是我相信把橘頌一篇除外而把遠遊一篇添入九章，這樣是對一點。爲什麼呢？因爲橘頌是後世咏物之祖，無論是從他的性質來說句法來說，都與其他八篇不一樣。陳本禮所說的「橘頌乃三閩早年咏物之什，以橘自喻，且體涉於頌，與九章之文不類。」這話是頗得我心的。

九章非必一時之作，或作於懷王之時，或作於頃襄王之世。並且作成的地方亦非一處，或在江

南，或在漢北。如惜誦作於懷王始疏屈原之際，所以可說是成於離騷之前。抽思思美人二篇，亦作於懷王之世者，所以其立言與哀郢以下六篇異趣。但是王逸在離騷序中一面說「懷王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又在九章序中也說，「屈原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而一面在註九章時，認為皆指懷王，可謂粗漏了。與王逸的粗漏相比，則如林雲銘說：惜誦一篇雖已在懷王見疏之後，然亦未放時作，抽思思美人二篇，已爲懷王放居漢北時作，哀郢涉江等六篇，頃襄王時放於江南後作。蔣驥說，「余謂九章雜作於懷襄之世，其遷逐固不皆在江南，卽頃襄遷之江南，而往來行吟，亦非一處。諸篇詞意皎然，非好爲異也。」這些話說得很對的。

九章之格調，除橘頌懷沙外，皆與離騷同轍，是屈原獨具的句法。朱熹稱九章之詞說「大抵多直致，無潤色，而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絕之音，以故顛倒重複，倔強疎鹵，尤憤懣而極悲哀，讀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陳本禮以爲九章之谿逕比離騷九歌更幽，他說，「離騷九歌，體若比興；然九章則直賦其事，而淒音苦節，動天地而泣鬼神。」這也都能論定九章之價值的。

支那文學雜攷序

明治而降，世態一變。舊學不振，耆宿凋謝；後起者將不繼，當路憂之。十六年設古典科於大學，養國漢兩部生。明年秋，余以漢文後期生中選入學，師則當代碩儒，友則四方俊髦，切劘不息。有兒島君星江，問其鄉則吉備，問其師則三島中洲翁，皆與余同也。而嗜文章，有氣概，余喜訂交。閱四年，業畢。時漢學不振，君吏於博物館，余則都講於二松學舍，凡十年所。君則任熊本高等學校教授，明年薦余其校，於是益親昵，日夕往來，如影之於形，嘗俱探耶馬之勝，風晨雪夕，重繭扶策，百里肆裁洋之觀。未幾，余轉鹿兒島高校，君寄書曰：「子去不堪無聊，專從事著撰。」又十年而支那大文學史出焉，同學未有克先焉者也。既而君還東京，爲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業暇矻矻益肆力文學，於是支那文學史綱成焉。尋草韻文散文二考，授文學博士，同學亦未有克先焉者也。既而君進京城大學教授，赴任雞林。昭和丁卯，余罷官入京，督二松學舍，君則以前年去京，不復能執手談論，倦則出遊吟嘯，歡如前日，余恨可知。既而報云，君病歸養鎮西。踰年又報云，君忘矣！嗚呼！君嚮携新著支那文學概論入京，同人張宴勞之，命照師寫影，皆曰：「同人意氣尙壯，誰乎先逝者？相顧無語，何知君溘亡如此邪？頃君受業弟子內

野台嶺君謀于關某，刊君遺著支那文學雜攷，徵余序。余往年序大文學史，今又序遺著，庶乎誼有終始。蓋君之於此著，不能無殘膏賸馥之感。然聞藥窗病枕，往往執筆成稿，是不可不珍重。況強弩之末勢，尙足穿魯縞乎？願同學三十餘人，當時皆青年，志旺氣盛，駸駸不可遏，則數十年之間，凋落殆盡，歲時良辰，設筵叙舊，會者寥寥不過數人，使人憮然不勝人間存沒之感。而如君則著書育英，尤凌等儕，以能後勁于先儒宿學，不負國家養材之旨，可復無遺憾矣。抑君嚮謂余曰：「吾行將東歸，子以道學，吾以文學，俱樹幟於東都，以鳴斯學之盛，不亦快乎？」言尙在耳，人則亡，將重不勝歔歔流涕也。

昭和癸酉秋日

濟齋山田準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平

(82044.7)

國學小叢書 毛詩楚辭考 一册

每册定價國幣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兒島獻吉郎

譯述者 隋樹森

主編兼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本書校對者王永榜  
劉紹勳  
謝雨東)

二九九五

